



正宗紀事 四

壬子
癸丑
甲寅
下

共六

リ 6
4071
4



4071
6-4



正
宗朝紀事卷之四
壬子



十月傳曰副應教鄭萬始興陽縣減死定配○傳曰
鄭萬始至今特貸其死可謂失刑之失刑雖無於法
之法一發典律便成金石幸行時飯果之禁何等除
弊之善政而年前黔岩站摘奸後嚴飭出於信令之
意渠以軍門從事肆發悖口於衆軍之中入於書啓
故回路欲回示梁鉄坪施以當律更息之小忍不至
大失刑並與本罪而不為提諭其後除郡出於孝理
則貪饕之狀又登於繡啓此則待此道伯適來將行

查至於日前舉措亦非恒性者所為曉前承牌自請
開坐送言於政院非時微稟之人忽於翌曉抵死違
牌僚負則席藁而渠獨在房軒睡比之亂言前犯雖
有輕重之別渠果何人每每倖違乎依初下教發配
興陽聞是尤甚邑以道內他邑更定配所卽為押送
若或防守不嚴任其放縱則當該道臣難免嶺海之
律以此嚴飭飯果之禁胡大事也以此傳教揭板各
軍門及米布衙門莫敢犯科事分付○傳曰孔氏之東來
者居於水原載在邑乘日前令道臣圖上形止果為
奇異有闕里之祠有銀杏之樹有世居之裔又於闕

里數十里地有新建影堂云令道臣就其闕里舊址
建一屋子安聖像在內閣之本影堂本奉來同歲
號曰闕里祠春秋降香祝令地方官行祀○備堂只
載純等聯疏論蔡濟事請與徐有隣同被罪罰命罷
載純職○工判鄭昌順疏請寢徐有隣只載純譴罷
之命且言懲討隄防伏闕而相臣乃以叅劄之末議
欲掩永僖黨逆之凶迹肅肅香案之前崑崑巖廊之
上有此反常之論暗售嘗試之計將使半國紳相
而八於顛倒忠逆之科誰秉國成乃至此極臣雖未
登遙其心則同何可以獨幸云云傳曰以重臣論大

臣亟施不叙○傳曰日前遣中殿下之前尚如此云者極為非矣兵曹判書李秉模罷職○吏判李文源疏論蔡濟恭事傳曰豈料此重臣為此舉可謂知人知面不知心亟施放黜其疏焚之○左相蔡濟恭三度呈辭出城傳曰有國所重惟君與相孟子言一正君而國正予則曰一正相而國正矣予於此大臣有罕古之眷遇蓋世之榮寵不忍外之隨事無隱獨於目下事何可欲諭不諭貶害世道不念古人不承權輿之歎乎近日紛拏者即尹求僖事而世則攻之者似係偏私斥之罪之務盡辭開此豈一毫私於求僖

而然哉為今日在承佐之地者政宜所好亦好所惡亦惡以贊予平蕩至公無私之苦心至誠而前月次對為永僖出舉措之事何其似詩人所謂鉦人伐鼓乎以遷將無禮於主將事件各異但當就事論事而已至於有勢無勢經幄非經幄等語終是題外况永僖非別人即自家至親中若子若侄者則於是在相之所言未免私意予於永僖事近於偏私者猶且痛禁今於體例間事不當救而救不顧其不公其可一味容忍乎日前賓對僚相諸宰之舉措雖甚寒心以古大臣樂聞勤攻之道言之左相伊日周旋果得眼乎

否乎予諷之曰衆斥之中不動聲色可以見洪量云
者使之知所處義而乃反回首流眄欲為之荅對舌
戟蔽一言曰今日君綱臣分自左相毀之工判之孰
吏判之言實非大臣之本情雖已處分在大臣道理
豈敢從它云云一日二日始於今日強為出城所謂
錄事之來言略無惶盛之意此而不嚴處今日朝廷
曰有紀綱乎左相蔡濟恭削奪門黜以為為人臣背
棄眷遇榮寵者戒焉○傳曰申耆所為此何舉也吏
判前望既有在外外書入之命而諸人則皆拔獨於
尹耆東李致中仍為書入致中尚可說也耆東見拔

於大臣薦望者雖判堂不可擬渠以三銓為此存拔
之舉有若朝象揆面特舉措然者此非黨愆而何耆
東事初犯後疏事尚未決則渠是何人乃敢為此乎
申耆為先施以投窟麟山朝廷雖無耆東豈無吏判
乎並與前望更勿舉論事嚴飭銓曹○大憲鄭存中
疏略昨違大臣力戰公議營護私親已甚不公而雖
以近日事言之李祉永之連三次備擬於檢詳祉永
嚇喝玉署之長胡亂冒圈使莫重館錄至於債誤大
臣奚取於斯而急急吹噓有若趙普之補牘三上耶
其阿私愛黨之跡昭不可掩云云傳曰書云玩人喪

德臣之於君一有近似其罪不敬此疏果不近於玩
乎其攻之者即李社永檢詳望事而又引補牘三上
之說此果亂之乎攻之乎渠厚沐國恩致位至此而
忍以白頭黃髮敢售此舉足輕重眴目左右之無狀
請態乎存中本職違差令王府嚴囚南間源情後龜
○命卜相領府事洪樂性劄言卜相非時任不得舉
行曾於癸卯以此事有傳教命載校卜錄云批相府
格例則然勢難強迫○傳曰左恭替全履素拜相右
全履○三司大憲曹允大大諫柳細執義柳廷天司
索履
納沈興永核理全熙朝啓恭濟恭之罪可勝誅哉兩
正言嚴春修換宋翼孝

朝之恩遇何如五載之倚毗何如固宜國耳忘私不有
其身而固念圖報之意徒懷濟私之計至於今番舉
措此何等愛性驥頭之首送永僖之黨逆今日臣子
明張沫飲東爨同然則身在具瞻之地尤當嚴討况
永僖乃其從侄也其在滅親之義合有斷腕之舉而
乃反顧營護始以無勢等語肆然前陳終引恭劄之
事必欲申白宰執迷討而晏然不動聖教曠迷而恬
若無聞咫尺香案全無顧忌其倍君負國護賊忘讐
之罪不可以薄罰勘斷請中道付處批恭濟恭事予
負濟恭乎濟恭負予乎豈可以平昔之眷遇榮寵或

忽爰克厥威之戒乎本情之如此如彼姑舍以言則
妄黷以迹則駭瞻司直之論不可遏依施禮川○三
司啓請祭濟恭極邊荐棘批祭濟恭事過矣况大臣
律名自有次序不請寘而徑請荐棘亦闕後弊卿等
推考原啓還下○院啓批李義鳳不帶責辭因失代
換之揆以國體焉敢不進乎然尹致性之別無指名
灌督挺身自當依啓○傳曰法之行在於有罪莫追
不係於配所遠近雖大於此之罪古有江外之寘配
陽川之付處尚忠務寬之政即我朝家法見今風寒
若此宜念無我負人之義即其所到地方長湍仍其

罪名付處以來事令蔡濟恭押去都事知悉○殿講
儒生孔胤恒登第命給樂導至泮宮○右相金履素
盛論懲討仍及驥僖之罪上曰卿於初筵有此綏縷
之奏不可以事涉邦禁斬荅矣朝廷之為朝廷刑政
是已近日處分驟者未免顛倒今因卿言略舉本意
申驥顯則擢承宣尹永僖則姑不出場而又有前左
相處分者粗迹雖似判異本意自是一致驥顯之擢
為流弊之深長慮而更不提說恐逼慈殿也况驥顯
之言非渠意而又况先於驥顯發如許之說於公座
者蓋出於妄度兩宮之間而不自覺其自悞反常背

陽之科永億雖千千暖昧萬萬痛冤攻永億者雖萬
萬挾私千千憑公其情未暴跡先見疑攻與被攻者
打成一團便成滾鬪將作何許模樣如是之際職在
彌綸者舉措相反故有日前慶分○平監洪良浩疏
略今此節使之行以質來唐錢事有拱咨八送之舉
臣竊以為不可夫錢者有國之寶源生民之命脈既
不可以假人亦不可以求假於人也我國所用通寶
自是一王之制如衣冠物來各有典章不可與他國
同混此其不可一也我國雖云偏壤負山環海兼水
陸之饒擅銀鐵之利苟浮理財之方國用不患不足

今若請錢以資國用則既示人貧弱將窺我之淺深
此其不可二也試以利害言之今之譯舌輩慣見唐
錢之賤同瓦石交易之價輒售倍蓰故謂以持少易
多可得什五之利而彼若覺其然者漸減其估俾與
相當則利歸異域操縱在於他手不出數十年將無
利矣且西邊之人見其目前厚利爭以參銀細布冒
禁潛越揆來唐錢城中百需皆渡鴨水民用國計日
以耗削此其不可三也云云批唐錢事不待御言既
料其未必十分無弊然貨泉云者用通無停滯之謂
也通其路循物情也救其弊適時宜也許之欲其試

可已之亦在一辨令問事卿之有懷則陳殊可嘉也
唐錢事務○以文禮之用小品絀問副司果南公徹
客見格後傳曰渠既以此後片言半辭或涉舊習則真箇負
先負國如是實言在渠可謂雍繁為軒裳飛越為拱
趨之一大好消息也傳教與供招當須諸朝紙塗之
十日渠雖欲回應前轍尚有人心其可謂乎不必照
律使之供職文風闕世道惟今處分豈徒然哉職親
地比之閭臣猶且禁之不少假貸况年少學生投迹
於升庠課製之間而來頭皆為卿士大夫者乎先自
泮試一有不遵教者依太學成典甚者鳴鼓其次撻

以記之俾有刮目之實效○十一月副校理李東稷
疏斥李家煨文體之非批爾宰臣李家煨文體之弁
髦經傳為語櫛即予欲一言而未得其會者爾言之
來真所謂如癢得搔大抵我國雖小衆有八域其御
之之道不過曰翔潛不拂其性鑿柄各適其究此乃
因勢利導之術而自有會極歸極之妙焉譬之於天
下之廣斯有朱夫子天地風雲奇正闢闔之大力量
洗盡五季之陋掃却千人之軍其旨芻豢其用布帛
讀之鏗鏗泠泠如聞點也之瑟顏之琴而一開卷庶
窺宗廟百官之盛然猶有陽明近道之姿矯枉之過

而專精於良知反約是務而束閣於問學太原遊騎
馳騁於葱嶺之間何來勿脚之旗增彩於溪潭壁壘
竟不免門牆之揮且况降此瑣瑣裨品鄙俚淫哇之
蕞蕞傍蔗喙喙爭鳴其視龜茲夫餘之各具小成不
翅若蚊睫蝸角而家家而正其認人人而齊其外為
其上者不已勞乎予於近日欲聞泊世之希音首舉
一二年少文臣而擻警之南公鞅之世掌絲綸金祖
淳之家傳詩書李相璜沈象奎之胄造舊僚之子濡
染者軒冕之作誦習者詞命之體也俯就跋及固各
隨其才分萬有一捨宋而適粵用良而慶夷捷徑寔

步貪鳥錯人則其為賊于數文忝厥先武豈特無安
之小過渠曹以崔盧赫閎瞬合之頃當卧占國子玉
署弘藝提學矣負舉而誤多士潤色而辱王言是所
謂朱絃下里黃流凡在而黷庠館閣之上一任此革
廝壞則有北之何足以贖乎至於家煨未嘗非好家
數而落拓百年斷輪而貫珠自分為羈旅草莽發之
為聲者悲咤慷慨之辭也求而會意者齊諧索隱之
徒也跡愈軌而言愈訛言愈訛而文愈詭締繡五采
讓與當陽離騷九歌假以自鳴豈家煨之樂為伊朝
廷之使然肆予遵箕聖歛時敷福之範承先王聖功

神化之緒特書燕寢之扁曰蕩蕩平平之室而庭儻
八荒四大字通題八窓之楹昕夕願譔作我息壤於
乎簞路蓋縷披百草萊家煨特其中一人耳今也與
公轍車瞥地愕常者比而同斥家煨獨不如寃更有
餘意之可以攬及者有才而等於蔑如齋志而無以
自樹甘與草木同腐者俗所謂一名是已欲識人倫
之常補則反慕千里不同之俗自知彙征之莫混則
嗜看七子發憤之譚至于咳唾揮弄之末而怵怵竊
竊鮮有能超拔於邦裡斯亦朝廷之責非渠之罪也
如成大中吳正根之恭趨執轍予雅好如朴齊家李

德懋棄尺朽而用寸長且置大中齊家車幸而揚名
者間有崔笠若而人尚云逃矣天之生才不限地分
盍亦反觀乎向日崔必恭自誤而誤其類之不億乎
此皆不拂其性各適其器以期其咸底會悌之妙也
予當更言於爾爾莫言家煨家煨方自谷而喬化腐
為新由心之音何患不漸入佳境夫登壇執牛耳復
明一大統之權於長夜醉夢之中者予以為已任凡
民秀蠢有先覺則一也縱或迷不脫灑者介於其間
此特太陽之於燭火君子之於小人黃鵠之於壤虫
主為主客為客斯其足矣聖人編詩三百十一篇桑

間濮上之什並列於大雅風賦泱泱之中聞今日諄
諄之誘者感發於推怒懲創於求備日遷善而不自
知比屋有希音則予曰祈天永命之本也○以書狀
官金祖溥緘辭判人孰無過改之為貴程朱大賢也
不禁觀獵之思早悅孫吳之書大凡學者姿高則騫
遠才勝則馳外知其非不悛改改則不貳犯足矣觀
此絨荅文體爾雅頗覺有無限旨趣呼燭三復不覺
擊節至於南公轍軟軟反拙之對李相橫沾沾悅耳
之辭沈象奎軋軋難解之供皆從唇皮口角間自明
中出來若此人者為則當曰為不為則當曰不當為

決知其無自欺而欺予以此判辭馳撥行會俾渠放
心而行長格而歸萬有一掃囊財句或涉倡調或閑
艷辭則是亦欺予渠之頂上常若予之照臨之意並
分付○命故李文源中耆洪樂游○捕廳卓記傳曰
九宗事云云之可笑豈必問之然後知之而大臣之
必請使予更為究竟終近抑勒殊非為大臣費心力
昭晰之本意大臣之不自足不知恩良覺慨然朴判
府疏之無稽不但斥之甚嚴夫夫也孰不知其如此
彼於此更有何不愜重言復言不念要君之嫌乎今
則事已出場不可一味煦濡判府事金鍾秀罷職俾

圖追愆訟尤之方○三司啓請祭恭遠竄依啓以發
配草記傳曰今日依啓之意不但欲伸公議配所已
定便亦發配何必行到配所然後可曰振綱乎大
向者之舉由於顏情云則何太無難曰由於偏私云
則何太無嚴然其本心之無妄乎已明知况於亞歲
欲與維新之日乎善乎康節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
改移此草記置之持為放送○傳曰一味泯默殊非
示信之意况其情之如此如彼本事之有心無心不
問於渠使渠長在黜昧之中豈有如許刑政乎尹承
僖令該府拿問俾不得有罪倖遣無罪橫罹諸承旨

奕洋以傳教之不請承傳色而招致司謁投納事承
旨洪明浩李翼軫拿問嚴嚴明浩金甲島翼晉昌城
府定配○以江監杖啓城隍壇祭禮事位躋崇秩素
稱綜明之完伯亦反讓頭於關東道臣乎此等小事
泛忽若此其可坐擁雄藩徒使利已乎全羅監司鄭
民始削職○傳曰近日諸臣稍有眷注則非久坐重
犯今之所謂眷注即嶺海之初程杆陞之先文蔡濟
恭之兩選舉措一則私意也二則無嚴也雖加曲恕
昨令宥還使彼中夜自檢能不有愧於心乎此際又
有完伯處分此亦辜負中一人八登筵席出而宣揚

其果盡心則半國之風波何如是幾年不靖乎重以
披藩之後墨倖不戢小民受害而自己亦無著補治
聲俄者處分烏可已乎至於金鍾秀既生之又生之
得有今日是誰之賜則在彼塵刹之報但當益念塵
不去之義而已夏間恩數何等鄭重而况昨諭中不
愜二字人臣之大罪也聞當走伏請命於王府州檄
而側俟兩日漠無聞焉今日國綱可謂不可使開於
他人予欲一味含忍則其可曰有國有法乎前判府
事金鍾秀加施不叙○以金鍾秀晉命命傳教中不
愜要君等語及前後處分還收使之入來○判府事

金鍾秀劄略玉樓清霄銀燭煒煌天語溫諄慰撫惻
怛痛卞謗誣劈破源委者更無餘蘊而惟是辱及泉
壤尤為臣至寃噫初疏便一急書而再疏復理前說
則原疏留中本事點昧難明固自如也辱人之父兄
雖於生存之人尚云痛迫况於既骨之後名登彈文
直由子弟之累及則為子弟者尚可以舉顏於人世
乎伏乞頒下判府事朴宗岳疏本以解國人之惑焉
因討星九云云批來章中辭意皆不過筵席酬酢為
批亦豈有他辭朴判府疏本庸俟造朝一番出示柳
星漢等事不允○命承旨之徵納覆達一切防塞名

以承宣無得陳疏之意書付院壁都承旨沈煥之請
還收許之備堂鄭昌順奏言近來注書假官革至有
傳教不為傳給頒布之事此是大關堂階反涉犯凌
之罪注書若行承宣之事其弊何所不至今因承宣
並與應行繳納典章疏之事而承為防塞則是承旨
反為假官之任也云云上曰知申事固可尚重臣切
真之言可謂近無此作知申之惟允兵判之替否如
輪如翼為近日朝象中最可慮處○以刑曹罪人洪
立人尹心約韓顯世等草供傳曰湖中士夫之望族
何恨而故判書尹鳳九故掌令韓元震即八學士中

二人也兩家之子若孫互為兩隻所告之辭被告之
事俱為同測伊後略聞本事已度其究竟之如此觀
此諸招大抵所謂洪立人者以么麼鄉品逞憾於韓
顯世構傳於尹心約釀出事端立人必欲甘心於顯
世而猶恐自告之虛疎恐動醇謹之心約轉囑前掌
令金履成以至有大臣請對之舉今於問目之下誣
人情狀一一遲晚反坐自有當律立人下送該縣大
會士民具格嚴刑捧結紫朝家於兩儒賢家尋常倦
倦編疏於奏議徵稿於本家而况顯世之供不但精
明心約之供亦甚恪實竟至推庭白脫者亦豈草率

人物乎部官監役中二人作窠擬入人臣告君何等
審慎况誣人極罪之事乎使簪纓兩家陷於不測者
後樊難言金履成畿沿投界○申驥顯來伏禁府門
外自言年前疏事受嗾凶賊欲為首實云禁堂請對
持原情以入傳曰為先具格嚴囚以其自告原情嚴
鞫取服而渠之所為節節凶悍到今當初陞擢可謂
外題可笑事所授官教令該曹收來燒火捧供後傳
曰當初渠之投疏也舉國無不聲討而朝家則認以
為渠自辦得以深長慮拔之海島中擢拜承宣恐逼
慈旨更不舉論設為禁令置之勿問之科忽地自鳴

之舉出而嗾之來歷日子及疏草之製給等節歷歷
指陳與當初疏辭一切相反或曰不知專輒之為何
說而一從李在簡之言或曰大臣禁堂之舉臣分之
所當然而安有論列前後判若兩截朝家豈擢也勿
問也可謂大用力浪費心也到今渠之情狀自露自
呈罪人申驥顯嚴刑以聞嚴刑後傳曰如渠反復悖
惡之類無異禽獸豈可如法設鞫以累王府乎更為
嚴刑取招再招後命配耽羅驥顯道死○大諫林躋
遠疏請在簡追奪諸子教配允之○十二月承旨尹
履相改名理相宗簿正尹行履改名行顯○傳曰前

左議政蔡濟恭向來責備之舉先從有樹立之此大臣不少饒貸然後人志可定國綱可尊白首元老棲遑於荒郊積雪之中凡幾日矣今當歲抄且自大臣收叙用前監司鄭民始加倍於律莫曰不諒其本心此人也故有此處分收叙之遲待今日亦有意為給牒叙用仍付閣下○判府事蔡濟恭袖劄略噫以今日為何等時也幾十年凝陰冰堅釀成大禍之賊忌殿下英明圖危宗社厥罪滔天殿下飛龍九五不大聲以色巨室凶魁鉏治略盡享有昇平行近二紀虫虫者皆曰邦內無慮臣獨以為將然之禍急於既

乘發之機惜於既發噫亂之源禍之本即禍是已懷覬覦之志逞湛為子忘全保之恩凶徒是聚乃以王室至親潛謀不軌而一斃牖下一置近島羣情之危疑國勢之綴旒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國榮德相最先醞釀而伊浚逞偉之密推賊明之和應何莫非骨顛膽掉最是逞字以首相之子爛熳締結賊復有元戎之任暮夜綢繆宗社存亡直一呼吸間事乃殿下不以公以私不以義以恩專事掩匿亂本自在以至有妖慝之簡賊隱然願瞻公肆立節臣於伊時以秉軸之臣急於目下撲滅只以喉驥之事首效逐雀之

義而不能大行天討任其斃於投竄之路臣之罪也
蓋其淵藪所萃一則逆禍二則逆禍殿下不惟掩護
或使之逃還城闈或使之突入江干賴我慈聖誘教
一頒轉危為安而何來屬毒粧出一箇驥顯敢以專
輒二字為立脚之計天下之變恠孰有大於此天道
孔昭使渠首實明言指使當初受喉也謀議情節必
有可究可覈者何殿下不發問目直施刑配以了殺
為主此臣所以中夜忖心欲拚一死而爭者也况翼
魯之函密相貫通而梟獍之類未嘗鋤治也或按理
藩屏供厨傳於逆豎或坐據戎垣恣汲引於廢類又

若匿影於山東嘯侶於湖海者殆是百驥顯之打成
而殿下終不肯緣溪而尋徑因結而抽絲此聖意慮
夫脉絡之貫接於逆禍而一直掩護耳臣以白首老
死之年荷殿下再生之恩惟是素勉者臣分所讀者
春秋顧今忠逆瞭如指掌苟非殿下俯燭臣本心逆
席妄發之罪何以自贖乎日前一疏草率蕪拙未足
以上格茲搆短劄而禁令未收登徹無路茲敢袖進
伏乞上念宗社俯察衷亦亟降逆禍依律處斷之命
上不賜批原疏留中不煩○司直李東郁等權以綱
李社永權坪權償姜聯疏論逆禍事且言湛之李權以綱死為
忱崔猷重韓致應

該當者備儀治葬相之出為居留者開從縱出尹著
東之厨傳送行李柱國恣意布黨皆是甘心護送者
伏聞白首元老袖進尺劄有碎首天陞之舉可知此
大臣之平日秉執拚死討賊之血誠苦忱云云命東
郁削職申明禁令○成昂鎮特除應教○鄭尚愚特
除副修撰○傳曰立朝三十年緋玉亦過二十年可
謂久次行都承旨李得臣都摠管擬入○傳曰近來
政眼久未見李祖源姓名該曹銓衡雖難臆解夏間
諸承旨持公事登筵時所奏一句語無嚴無狀太涉
放縱巡將李祖源施以投鼠黜谷○知事金漢蒼遺疏

畧臣一病支離于今五六年醫技告窮大命近止將
不得一瞻天顏而死北望天闕有淚如瀉而已惟是
聖恩深厚河海莫量而風燭不住消埃罔效辜負實
大死且不瞑第臣垂死之喘何念及此而若其夙昔
蘊蓄于中者不啻腔血輪困則今何敢臨死而自沮
終不一陳以負我殿下與慈聖哉臣請先陳凶逆之
源委緒之以慈聖積忤凶黨慘被誣辱實馬嗚呼今
日時勢之危急可謂痛哭而最是乙丙義理數晦無
餘大抵凶逆之變不作於作之日而所由來亦漸矣
今以乙丙凶逆言之構誣聖躬沮遏大計即構譙作

送之大案而其漸則已見於庚寅凶言恐動之日矣
逮夫六七年後釀成滔天之勢幾乎聖躬不保宗社
顛覆聖上御極之後政令惟新懲討方行則此政因
時制策克亂定治之一大機會而惜乎當時國策東
軒輕慮淺謀措置乖術挾其私意標縱由臆故巨魁
之偃息自如黨與之寔繁猶舊亂源不塞餘孽充斥
十餘年來凶變踵起為禍之烈至今未已而渠輩之
把作家詐陰相祖陰者不出於搆誣聖躬四字甲辰
之秋夏賊之凶書又出焉噫當此之時北面於殿下
之庭者固當日夜痛恨如不欲生腐肉寢皮與疾誅

誅之不暇而不但不討至有以不可謂誣不必攻討
之說肆然鼓唱而舉世迷眩莫之駭懼則人類化為
禽獸矣伊時臣家重罹邦憲聲討大張何敢出口氣
論朝廷而冤憤之極冒陳一疏拚死痛卞則凶徒乃
斥之以無嚴目之以凶書人心之滔溺賊勢之鷓張
何至此極惜乎此時事機屢失時亦已晚然殿下苟
能奮發鉏治肅清朝著因作大誥劈破忠送之源頭
以正國是則宇俾丙午之變且亦無自作矣乃不能
然又失其機故此革之揚揚無畏又倍於前把持國
論勒定是非誅賞在手莫能誰何此其理勢之固然

也雖照渠輩誣聖之罪縱遺於目下姑息之政而自知難逃於異日徂明之庭故於是陰結裒湛恣行毒手噫亦慘矣千金之子見極於人猶無不報之讐殿下遭此萬古至不忍之變而乃反濡忍不為寃戮以慰國之悲憤何也大抵乙丙以來亂賊接踵式月斯生因事考跡頭面雖搜汨流溯本根脉相貫自庚寅而為憐謙則聖躬之危厄備矣自憐謙而為夏賊則聖德之誣蠱憎矣自夏賊而為宇偉則禍變之慘毒極矣惜乎殿下察微不早慮患太疎防杜之計既忽於庚寅而廓平之會又失於乙丙撲轉之術既誤於

甲辰討復之義又失於丙午丙午以後六七年則臣不知何樣禍昭又出於不測之地矣殿下前既抽憐謙之妖援處之城圍脫宇偉之窩主接之江館近又蕩滌達結之罪名又釋宇賊棘因夫凶徒之必欲伸洗者憐謙之達案必欲脫出者達宗之梟置也此輩之揣摩精神實在於此二者乃殿下溺於私恩狃於姑息不自覺其墮於術中夫凶女入處則爭附舊援圖所以交通禁掖矣達宗脫出則密通凝聚謀所以益固窩窟至若宇賊父子何等劇達巨魁而蕩滌全釋之不足申之以禮葬命歸葬之教殿下之於凶達所

以篤禮優寵者又不啻尋常噫亦殆哉嗚呼臣維迷
暗決知乙丙餘孽必亡我國故乙巳以來不顧蹤情
之孤危不計鋒鏑之叢集三度陳章冀悟淵衷而一
俞終勒或扯或火由是凶徒之藉口去益甚聖躬受
誣無時可雪賊勢猖獗愈往愈盛宗國之憂危日益
凜綴是固臣誠意淺薄不得感回天心而以聖上英
睿明照胡乃恬然漠然無所省悟至此之甚也殿下
若謂凶孽不可盡誅惟當咸圍而使其自化則德化
之感人莫如聖人而其言曰小人革面革面者面革
而心不革之謂也然則聖人之德不足以化小人小

人猶然况凶孽乎欲其咸圍而自化者適所以養寇
而貽其禍也殿下何不念及於此乎若謂窮治反或
致禍不得不如是則此又計慮之甚疏者方今國勢
百無可恃而此輩稔禍已久設計且熟與其慮亂而
不討拱手取禍曷若盡力討冀有以弭其禍乎若謂
今之所謂逆也誣也皆事係聖躬而已何可以一己
之事誅戮太過乎云則夫人主上承祖宗之重是身
非一己之私有也豈可自私自其身而昧承宗社公天
下之大義也若謂凶孽謂有所備不足以為患則方
今朝廷之上凶邪糾結勢如盤錯而主勢之孤危不

翅與獨坐溪山放帟自衛而已縱賊遺君滔滔皆是
倉卒變起殿下誰仗誰倚以濟禍亂乎凡此數者皆
理勢之决然如晴白黑而殿下徒事彌綸直為此泄
泄此臣所以日夜焦悶終至痛哭臆塞而不能已也
臣既痛陳凶逆之源委請又恚暴凶徒誣辱慈聖之
事嗚呼唯我殿下以任似之德母臨一國三十有餘
年炳然一念惟在衛宗社保聖躬而粵自乙酉以來
世變層生艱危備嘗積為一邊凶徒所仇嫉播誣凌
藉左右迭出庚寅間撫養王孫之說乙未年垂簾之
言都是日後煽亂之階至於年前驥顯之事特其餘

習耳嚙噫其所由来亦漸矣向來臣任龜柱重罹罪
罪戾至被甚棘之典伊時廷臣之聲討者皆以風馬
不及之事勒加窩窟之目要其旨意則非但欲湛滅
臣家皆是上逼於不敢言之地最初徐有寧之疏出
而聲罪魚有龜也乃曰表裡交通紅袖傍促又曰殿
下西遭一何相似繼之以柱龜之地處與此相類云
云噫外倣懲討內懷凶謀訛毀先后擬議今日矯誣
凌犯無復餘地是豈北面母事者所敢出乎况渠以
貞聖聖母之至親乃敢諂附凶論誣我慈聖是豈可
忍者耶又若尹塾泥樂洙輩相從迭蒞遣辭用意俱

極絕悖臣於再昨秋疏中略陳其際矣假令臣任負
犯真如渠輩所云聲罪致討不患無辭何必犯分悖
倫上逼慈聖而後為快哉至於成賊臣之前疏亦已
畧陳此與乙酉間誣悖之說一串貫來者聖明亦為
俯燭矣噫彼輩之誣辱慈聖言已盡矣舌已弊矣此
猶不足於是乎直犯手勢往在甲辰秋臣任蒙恩出
陸也時備威脅王使稽留中路竟致滄死已其惡國
無君之罪而其外千變萬恠無所不有甚至撲殺非
辜曳逐稚子刺客踰垣巫祝行詛此其大畧而事係
臣家之私不敢恣陳第臣任量移置出稍近道里時

通音聞以奉慰慈殿之聖意彼猶恐因此恩移生還
有乃廣募劊手迭相差遣操切防禦十倍於在島時
臣任積受迫脅命在晷刻慈殿以至切之情持降緘
書以賜存問該牧使吳在文典道臣李在學書牒密
議帶命奴子恣意拘囚奉來御札補以偽造分付吏
校使之圻封驗其真贋仍令奴子跪受庭下吏卒圍
立妓妾傍叅將以詞辭語察其旨意有若陰謀秘詐
之密相通謀者臣任不勝憤冤以為以無狀賤臣之
故貽辱慈聖義不敢見初不祇受使之還納其後沈
願之之主牧也凶悖之舉愈甚矯誣朝旨迫蹴倍加

慈殿又降緘書則別定吏校駟逐境外又曰如此封
書何敢藉重於官家云伊浚慈殿又使宮奴賫賜御
札則使色校分付曰王大妃殿欲沮戲防守下送汝
等耶然則吾當撤罷矣前後見逐非止一再而甚至
於奪取緘書手圻外封及見禁中書三字隱映於內
封而還給宮隸因又逐送如此之際其光景慙慘舉
措狂悖遐民駭憤道路不勝其藉藉及夫李遠培之
繼莅也下去宮奴逢於路次謂奉封請以許入則直
曰我不知慈殿御札嘻噫渠輩亦戴天履地北面於
聖母者則抑何心腸凌侮慢蔑若是之無極也今此

所陳皆有可質之證左而囚拘之宮奴尚存管邑之
吏校俱在臣焉敢誣也自有此事傳播於輦轂無人
不知而臺諫不舉廢播紳無一言是可謂朝有臣而
國有法乎臣又於向日金履正疏有不勝駭憤者其
疏語脉主意實所以顯斥慈聖矜蹕之舉而為日後
脫出逆宗之計也其窮凶絕悖視曩日驥顯革矣翅
百倍哉嗚呼當日江館經宿是何等震慄周措之時
也聖躬安危決於呼吸宗社存亡判於晷刻則以慈
聖焦遑之情何所不用其極哉畢竟慈教誕降克回
天心遂致鑿輿之遙返逆魁還配然則伊時移蹕之

教實是為宗社為聖躬萬不獲已之舉而諸臣之奔走奉承亦是臣分之所當然惟彼履正肆蕩反常之論以為眩惑沮遏之計也此無他渠輩之憑依窩窟實在逆宗故不滿於慈聖此舉外托冒寒之憂虛張悶迫之說至請諸臣之勘罪果如渠疏諸臣不奉慈教則天意無以感回逆魁無以還逐如此然後可以快於其心而可許諸臣之忠節耶大抵此輩專以構誣君上沮斥大義為家法故一有事端稍不其心則輒挺身攘臂必欲血戰角勝而後已豈非大加憂懼者乎伏願殿下勿以臣將死之言而忽之而淵然深

思惕然驚懼浚然回悟廓然處斷將臣前後跡本一並頒示亟降俞音共行天討則臣雖綿息既絕亦當含榮戴恩感泣於九原之下云云

疏入命還給本家

癸丑

十七年正月傳曰月正元日真殿禮成是年何年入戶周旋之際益不禁孺慕之思何以記此日乎京外年百歲老人各加一資賜米帛遣地方官張樂設宴今日祝文中元正祗拜若問寢晨來庭皓髮亦多耆臣之句感舊之意宜施逮事先朝之卿大夫而大臣及正卿皆予嗣服後陞擢而正卿之丙申以前陞

秩而入於殿庭者即重臣金華鎮鄭昌順洪良洪
任希曾具庠沈灝之趙宗鉉魚錫定洪秀輔李豐李
聖圭邊得良李鎮翼韓光縈也並特為加資下大夫
之至今在木邑而叅班者即鄭猷煨姜游徐有臣李
邦榮也一體加資大祝南公轍成昂鎮禮房承旨沈
晉賢並加資貢人遺在市民徭役洋人懸房贖限三
十日蕩減諸道丙申以前舊還蕩滌仍令芸閣印進
覃恩錄○下切帑錢四千緡胡椒五百斤於三南以
以補賑資○辰拜顯隆園○傳曰御極後峙藏儲用
為所重也荷皇天祖宗之默佑以龍盤席踞之地宅

兆永真實與周之豐漢之沛共盛而齊隆惟其拱護
之方愈勤而愈密使體顏尊嚴制度肅虔即予小子
情文之所當然自卜園寢闕防增重美哉天作之襟
帶長奉月出之衣冠預建行宮先寓瞻依之思摹揭
圖像用替定省之誠而孺慕結轅迷不知之節每歲
三百無日掘指而企之者置在於禮行一日既展省
將還駕駕住府界峴上曠望躊躇自不覺吾行之遲
遲輒台至守臣申申以恪勤拱護之義願其職則一
邑倅也問其品則三品官也朝廷舉措不重則不威
南城只管保障而大臣為使居留專差文宰為保障

則武將通擬况是府是地之所重乎自今水原府使
陞為留守兼壯勇外使行宮整理使惟大臣武將須
特旨又置判官而佐之壯勇之設營有年而將臣之
稱辦未定以待外使之出也壯勇營兵房為壯勇使
若內外營軍需兵食辦備皆不藉於經費此所以為
所重時歲儲用者也予之寤寐一念在於慕先而保
民斯民也先王之民也今欲懷保小民宜先蘊弊弊
之大者莫過於軍營之多故初元朝叅日舉論四目
四目之中惟軍與民居其二言之將欲行之徒言而
不能副其言子污不為此中外熟看此教諦究微旨

知予徑之營之啓佑後人祈永億萬年之本意○判
府事蔡濟恭拜水原留守○開留李家煥疏畧前後
論臣斷斷不置要其婦則皆以臣從祖事齟齬臣家
也嗚呼臣從祖潛當時保護之疏瀝血剖心為國願
忠以身殉志尚忍言我歲月已邈臣雖不忍泚筆延
提列朝卞晰之教昭載國乘曠人耳目臣曾伏覩御
定皇極篇歷叙事實剖析無餘臣莊論千百盟手淨
寫抱而入地婦見從祖相對感泣於泉臺之下何暇
與彼輩啾啾較擊云云例批○右相金履素劄略伏
聞李家煥投呈一疏敢以凶潛事張皇為說不料世

變之無窮人心之叵測一至此極也夫溥潛之既窮
凶極惡至妖至憐實為己已羣賊之後殿辛壬諸凶
之前茅故惟孔爾祖芥然震怒亟行天罰以明大義
以折亂萌蓋潛之凶謀始與黯希載凶壯逆腸一串
貫來而終又為鏡席諸賊謀危宗社戕害善類之張
本向於辛壬凶徒以先見之明死國之忠推許凶潛
末乃於鏡賊教文中直舉潛之姓名以為徒薪之茂
陵已可見脉絡之潛通爾祖處分時聖教有曰潛則
百倍於溥此而尋常治之必有日後無竊之慮所以
親鞠而終不承教而斃此實國家之深憂也又命更

鞠溥賊夫施典刑以御筆擢拜李瀕命相職而教曰
凶人馭卿於罔測之科予察其誣凡此聖教炳如日
星凜若霜雪為今日上下之所遵守也渠以釁孽之
踪薄有文墨之技過蒙拂拭位躋卿宰惟當畏慎循
伏一以報荅一以蓋愆而乃反力戰公議肆然顯訟
近來隄防雖曰蕩然豈有如此事之可驚可愕哉云
云批松留之既與無端訟寃有異可謂矜憫况先朝
壬戌九月下教及翌夏下教為具任子李孟休事聖
教若曰予欲蕩滌則可用之昔日聖慮以防微杜漸
之意有所處分而其後至有陳達而贈職褒之者黨

心毀之者黨心若以其姪而不用則國家豈有可用
之人乎為教予命承宣考出此聖教然後始用家煨
意謂卿亦知之○大成沈澗之疏略大徑不立而倫
常式數矣大義不明而亂賊其肆矣魯僖之遺種闖
生國法廢閣字偉之餘套旋旋而臺論闌寂日昨凶
潛之從孫李家煨敢呈對予之章而天下之變恠極
矣嗚呼已巳之禍慘於國家一變而為辛巳洪惟我
肅宗大王穆然運思明天理正人紀而至若宗社億
萬年之孟亶在景庙恭臨春邸問寢視膳克致文王
之無憂則彼凶保護之說何為而發耶乃敢肆口矯

誣於兩宮之間欲售其乖亂義理魚肉忠良之計夫
甲戌之緩討之論一轉而為願瞻又一轉而為保護
邪說悖跡接踵而出前承黯希後因鏡夢數十年間
相關如川流之有脉絡矣今家煨知此而敢為之說
耶抑不知而強為之言乎是以潛之心肚為心肚以
潛之口頰為口頰至凶至憯故恣無忌又生出一凶
潛矣謂宜屏高云云政院以違例啓請退却○二月
以判府事金鍾秀劄傳曰予於辛壬義理看得嚴重
者此諸臣當十倍矣溥潛事若與辛壬相關則予豈
泛忽而壬戌先朝下教不翅丁寧使後人勿復敢言

予豈不遵守乎乙亥聞義昭鑑撰定時大臣之論欲以南柳兩相為源頭溥潛事一體揆及則先朝所教極為嚴截累日却膳之事宮至今傳說到今尤何敢議到乎須知予意之嚴於義理此事之不可輕議也○右相金履素違奏復申前劄餘意上曰壬戌李孟休之登科也將命初除漢城主簿該以風化之責即吏議尹汲之政也其時教曰潛雖違予欲蕩滌而用之况非違乎故相金在魯引沈守慶事而言其滌瑕之意則又有沈貞則違也而潛則異於貞之教及當乙亥金在魯欲以南柳兩相及潛溥事載之昭鑑聖

教截嚴又出於宣仁門瞻望懿陵至有口奏半朝違違罔知所措故相李天輔委曲陳達遂有故判書申思詰一邊作頭之疏而以不敢復言之意丁寧為說其後景庙忌辰德游堂齋宿時又以文字諭於予者至為嚴重便一丹書鐵卷其時官官金鍾正知其事矣蓋先朝出天之孝因心之友在甲戌則屬於聖母在辛巳關於皇兄故誠以此事語涉於甲戌辛巳故也到今廷臣豈敢更為容喙於此事乎李家燬之一疏亦或無恠而此後如有襲家燬而為說者其所處分當加倍於潛矣○殿講時執丹承旨望筒紙為風

所吹捲做皇朝王越故事特除執丹承旨李書九大
憲○安東金履翼杖殺士人柳弘春其妻金氏下從
命金氏旋間履翼遠配山○三月傳曰嘉順宮順
產生女藥院直宿自今日為之○都提調洪樂性提
調全文淳都承旨徐邁脩提學鄭民始入侍元子侍
坐上指示諸臣曰此某也此某也元子親書老人豹
皮四字授樂性書提調久敷都五字授文淳書都承
旨貫子五字授邁脩又書畿伯父敷都授畿伯徐昂
脩上命開政依書給擬官以入○吏叅丁範祖疏言
曰尹致性復望事前三銓徐邁脩以不為往復提囚

政吏云云批凡政吏囚禁卽替罪之意也除非大官
未曾如此知申事難免率爾推考○四月以兵曹巡
將批啓命前營將金履準忠壯忠翊將中擬入尹衡
烈李尚直罪名蕩滌令軍門收用一體付祿於巡將
傳曰此三人者已作鐵限之錮廢者而如是處分更
有何人難於此三人有所趨沮於檢擬乎此乃為銓
官頒示一副指南秤也兩銓長湏知此苦心○右尹
趙鎮寬既畧臣父罪陷罔測自謫就運身嬰金木隔
死如紙半夜恩命善地薄竄特放之典及於叔骨蕩
滌之渥浹於淺土向來恩綽昭如日星當銓見誑之

實洞釋無餘此實先臣再生之日嗚呼臣父立朝三十
年惟其一念向上任心做去平生自期豈忍為辜
恩犯科之悖而事反大謬自抵重究至於西事一款
臣父至死以罪為恩常誦酌處德音其心可見四字
以為抱茲瞑目豈有餘感而今若徒恃寵靈晏然仍
冒於御月之班則便一遺親之物云云批先卿乙未
間居銓事已燭見誑之實狀年前備盡昭晰矣西關
事撥地之尚不覆處未免稽滯卿其抑情行公○驪
牧吳載紹入對上曰今番特除出於念舊之意故提
學長逝予甚悼惜故提學純厚有故人風度言若不

出口在世之日猶有未及深知而追思益覺其難得
致祭文中今世古人之句予自以為寫得善耳○右
相金履素劄言近日疏通之太劇批天何言哉春生
夏長秋收冬歲有推敘自然之妙惟君人者循則而
循軌其用威福威福而旌別之其用殺活殺活而彰
瘁之昔我奮勵霜雪載到今我恢蕩楊柳依依各施
其時措之適宜故曰天公人其代之○政院啓言既
導太半是云送餘孽批荏苒廿載之間積薪果幾人
閱鬱愈久而愈煩誠信愈久而愈沮間或辨曰疏通
而石火海市徒亂人目夷考其實反致害事何嘗見

赤腔體國之人發憤對揚以予心為己心者乎從今
除非伏法置辟應坐外無論久近輕重並與混用卿
等碌碌何足有無一並放逐城闈之外○司直李秉
昂既略妖煨乃凶賊之嚆矢凶晴乃劇逆之連肚謙
彬悖既直是偉簡之密族金觀柱沈垓關係至重尹
在醇柳協基賊邊瓜牙莫卞人鬼之趙弘鎮無禮君
父之李義鳳或入喉舌或廁通列云云○倏換沈樂
洙既略臣十年之間五遭搆誣之人言丁未一甄之
後機獲愈密縛束轉急臣以遇妄不自量力每見世
變不敢不言如此防水隨決隨塞初謂一撮之土可

以少塞之稍殺其勢欲反平穩之流而竟莫回其激
湍奔波之亂潰橫嚙梯米泐然之身遂為驚濤所盪
何而力盡心疲轉轉至此大臣俞彥鵠之選奏臺臣
趙鎮并之叅劾孰非可以剖心痛卞者而金漢香之
既關係國是尤宜先卞臣聞漢香已死無與為卞且
聞有禁令不敢條陳而嚆噫龜柱之罪一世之耳目
千載之公案有非一人所可誣丁酉大獄既賜之死
旋命逮捕又即仍置而戊戌告庙亦及龜柱上告下
布神人皆憤量翼情同骨之招昭載鞫案而龜柱始
由量海湖右京洛人無不言量黨之所討者憐謙而

厚謙之其來其去養厚為影憐漢之卜帝卜連彥衡
希合十手所指尚何誣也先大王至明之德先察其
微遂折其崩服龜柱以黨心中戒戚里神祇布在龜
柱頭上之教至今王言人無不誦為漢耆草疏者獨
不畏在帝左右之靈芥芥下隨而乃敢變幻國是欲
以亂言為脅持之計乎其既所謂起於起處之凶徒
臣無一人相識而謂臣渠輩臣實笑之至於尹璽之
疏臣在西邑時見之即臣所嘗聞知中心痛痛未敢
輕裁者也其既既啓迭發旋即撤止臣嘗憤慨間目
言事略有所及而其後窮溯之論乃復歷言懸空義

理夫孰不言而辱以傳法前後之聲討龜柱者不知
幾人而有若臣獨言之者亦果何意臣之前後人言
即希合之一邊說也非為臣身亦闕大義臣之始忝
侍從屢上尺疏論列龜柱之罪以為此賊未討萬事
皆偽醜類淫朋相與糾結禍起一夕莫過燎原臣此
言已被其黨之深嫉其時臣意實有深憂既而國榮
事出專藉龜黨而驅勒一世及其屏黜聲之論不火
概及於德億德相凶言即國榮明證而指謂他說漫
漶為計臣見其頭勢禍機必至難言論斥煖億消丹
反元之喻實臣苦心反致希合之謗及德相削黜喧

颺之說至謂士禍以臣謂附合異論賊害士流臣遂
陳章略言凶逆之本始崇假托義理竊附朱夫子所
謂國不亡士流先亡之意疾首痛心言深義切千奇
百怪不忍正視者政有所見而辭不達意致勒嚴教
羣誹衆謗指臣小人湖海之微澤白之變於焉而生
臣自外邑得還朝此際又有曳柱出陸之舉臣非
先知亦察其影適因入侍略陳所懷糾結旁伺之說
大觸潛機袞貞之目燕越之乍遂紛然并起及其明
春果有稱兵之琛獄相連於夏賊自此以後臣不復
仕泯默腐心隱忍成疾丁未之疏不假他顧劬艾於

極變凶禍探泝於亂源逆窟臣之從前惴懦不敢輕
言者始得略陳人方斥以疑眩上獨謂以慮患伊時
聖教死且不忘臣既出於懲討勘請無過於罷職
而周年枳塞使不復言異竟外擬知其不赴捧吏之
說夢寐所無而無難上徹仍至竄謫臣嘗對人以為
天下無將言見逐之小人亦無使人不得言之士流
矣蒙宥生還恐又有言粧出趙鎮并其疏論劾皆是
虛影以臣為的必中為期計又不售則沈煨之遂出
而伸救鎮并仍有漢香之疏此臣十三年來所閱歷
之事臣之所討者逢耳賊耳此何關於黨目而自初

至今作為操切之櫛柄何也已亥之夏一邊將反大
紫之說德相至有違奏柳傳播於世其冬煨之勸臣
言事論劾一邊至舉某某而臣不聽此時煨之亦知
臣意出於公見非有私好翌年春臣之始論煨億也
煨之忽倡希合之謗袁貞之說始自煨之而臣則笑
之辛丑臣疏繫及龜柱血黨臣之本意未必指渠而
煨之自疑寄臣詩札臣又笑答俞岳柱之疏煨之托
以當路風旨德惠璪賊紹介募得蘇如泥軟人無不
知臣見煨之笑問其由煨之語塞亦不能答伊時大
臣所謂疑眩之斥臺臣所謂網打之說莫非煨之所

倡希合之說為之崇而畢竟指證乃謂之在簡黨與
臣本慙愚平生無黨無黨之故乃至於此丙申夏龜
柱鄭履煨聲光隆赫此時臣綏釋褐煨之傳及龜柱
履煨欲交之意要臣會面於渠家而臣不聽已亥冬
煨之以樂純之意誘臣而臣不從此皆其時掀一世
之勢焰而臣不能附丁未冬其時重臣前右相金鍾
秀曰人為言於臣曰燕越之斥吾自知非要與相合
臣方屏席謝不能從臣欲附合於當世何患無人反
附異趣之在簡耶煨之之伸救鎮井也許以臺閣風
采故引下款實指論臣臣與煨之義則同人情則故

友自少言議徑庭乖異而義不苟同情欲相保相對
之際每多譏諷渠亦不怒強卞笑荅與共立朝輒有
驚惶對其親族為之憂歎臣意則厚渠怨則深臣對
岳柱之既豈不欲痛陳而煖之負臣臣不欲負琛微
之後轉聞煖之以為琛是汝立半生見欺如非聖恩
難免發浩之誅臣以為使發得生必先往謝於趙文
烈煖之真心漸悔宜先訪我臣固戲之亦望其革心
改畜今臣之疏如非鎮并之事亦不必并及煖之可
謂勤懇而煖之嫉臣如讐必欲構陷十餘年希合一
邊之說皆自煖之己酉冬鎮并之疏未出煖之以鎮

并所言聲言恐喝以為如不納款白簡當出果然翌
年夏鎮并之疏出而意專在臣臣知鎮并出於煖之
煖之又挺身繼出鎮并何知煖之必有所知黨逆之
不可用易加人持臣與煖之并令收司反復推問臣
有一毫近似臣伏其罪不然煖之當坐誣罔若其鎮
并所謂政注云云非但世所共知臣若奴奴恐為高
人所笑臣既自廢卞之無益臣之疾五年死且無幾
十餘年侍從言止於此自觸感懷聊復獻言就以近
年事言之趙德隣事災難之時乃以趙鎮道削科時
事祖述魯禧敢欲上通旨意之凶有不忍言一事而

端漫義理而興訛造言誑誤一世乃復有星九之變
星九亦有心腸何故而公然不臣於景廟公肆誣逼
於殿下哉耳濡目染視若茶飯澤微鞠庭之補我泓
微凶書之犯上夏桀千古所無之凶言復字二字倡
出之凶圖傳襲已久自魯禧以來一節漸加一節逐
段相照隨事符合自魯禧以後上承下接之逆窟竟
未打破則國不能國也臣嘗蒙先朝親策之命命臣
諫策許以慷慨至今追思感泣嗚咽十餘年來披瀝
之言非徒無益乃反有激而臣以此疏妄謂畢義吏
臣書以臣謂討魯禧龜黨而不負大義則臣可以藉

手地下云云○承旨前望閔百奮李義直玉堂李晴
金觀柱落點李健源特差假注書仍補三千權管政
望中李河永金遇趙重瞻李在咸李潤明朴蕃壽李
寅采金若鍊李義明李在亨尹文東添書除職傳曰
今日特除者若有煩聒銓官遠竄承旨大靜縣定配
以此分付○吏判徐有防疏卞沈鳳錫批休說沈鳳
錫十輩自有鑿龍門一斧沛然疏洩之效予方銳意
勵精際此人其人之會居銓對揚在卿等與有幸矣
悠悠之談付之無卞○司直丁範祖疏畧李義直閔
百奮本以劇逆之叔侄或為幻面之啓能或為戴頭

之相簡逐政排擬李心傳李普醞乃以凶醜之姻黨
或傳神於後翼或同惡於弘變而恣意甄復東西兩
銓迭相甄復昨日之許多前望吳翼煨李謙彬之疏
語至惜金箕象李春輔之干連甚重沈垌俞岳桂之
傳繫有自李敬心閔養顯之釁累莫掩無不滌蕩賊
氣猖熾云云○領相蔡濟恭疏略臣直一孤負如天
之德自投不測之坎者耳迺殿下再生之渥去蓋隆
摯萃城留後之命忽降於蹕路祇伏之際行宮台接
有若造膝密勿恩諭別是置腹五朔之間一味兢業
或庶幾隨處圖報而惟是才力素綿精神又耗畢竟

罪戾自分其必無幸上相思命何為而及於此際也
臣嘗待罪相府五易歲矣殿下視臣以股肱心膂而
臣則未能報殿下絲毫抄芒人非霧集身名日敗今
臣桑樹餘景冉冉去地者直尺寸耳人世間事都屬
忘漏有時出言發慮雖室中之人暗笑其老矣况於
千乘之國儼居百僚之首以應八方之事務決知其
無是理矣雖然此皆就臣寵侷亦色老病實狀也臣
為國願死之人不忍於垂死之日存不復宣終作千
古不瞑之鬼嗚呼臣於己酉遷園之時伏覩聖上所
御袖衫流淚成血點點紅斑嘗於古書知有血淚二

字而未知名擊忍於君父親見有是苟非殿下至寃
貫霄鬱結未伸從睫注下之水何至於真箇成血也
然而淵衷之內蟠而又蟠抑而又抑使義理不得大
闡者亦由殿下隱忍含茹之苦心至德而先大王既
以巨魁之為讐者舉名而諭之又以宮掖之潛間者
微意而指教之嗚呼當諸賊之為諉為誣若架鑿以
貨利聲色構捏以馳騁弋獵則殿下之以事屬先朝
隱忍不發猶或有說此則不然所以誣之者即千古
不忍言事之也殿下以不忍聞而遂不聞臣以不敢
言而遂不言而若以殿下之心與臣之心為心不敢

提不忍書之使天下萬世亦識不敢提不忍書之義
則此固良史如董狐之筆而臣愚死罪竊以為奸宄
之惡隱而不彰闡明之義寂然無聞百世之下將何
以憑信乎哉臣自叨水城漢寢之衣冠密通絳嶺之
笙鶴彷彿瞻依之餘每懷悽愴日前忌辰之行禮也
臣亦趨恭拜跪於燎光松籟之間儼然聲容肅然歎
息如覩如聞臣乃飲涕自語于心曰身沐睿德老而
不死周旋於寢園而親見當時之事明知周極之誣
遂不得更暴肝血度日如常此負先大王五紀之恩
造也負我殿下再生之大德也又以負自己之一片

丹心朝暮八地以何辭何語奏報我先大王暨先世子乎如是思量牢有所決殿下擢臣於上相者豈欲富貴臣哉必將有以使臣義理以持心義理以事君納一世於義理之軌也若然則臣所以事殿下者捨此大義理更於何藉手也哉臣之昨臘蒙宥而還也瀝血之既碎首而爭在廷傍觀不以為狂且愚者幾希而斷斷苦心惟在為社稷遠之慮也防凶徒覬覦之漸也殿下於簡驥事許臣以先見臣恐後之人視臣之此言亦如殿下之視臣前日之言也然則臣之先見於國家不幸甚矣何殿下瀕瀕不少採納使臣

漆室之憂無時而可弛也臣於再昨附奏所稱區區秉執即此兩箇義理也王庶幾行之臣日望之以近日事言之殿下之於隄防義理無難破壞天地之極惡大慙之至親切姻無不結綬彈冠充滿仕籍臣之所恠者無勢而為送則其累至及於八九寸有勢而為送則雖三四寸女壻甥妹之平日綢繆者靡以好爵惟恐不及天下之送一也國家之所以懲之者苦有所厚薄於其間其何故也古人以言不用而不去為人臣之大羞耻臣名以大官以上所云兩箇大義理進言於君父無一半採用而撓改秉執晏然承奉

則不但為臣之羞耻其為世道國家之害當如何云
云批區區秉執即此兩箇義理第一件即不忍聞不
敢言之言也去年十月二十二日之口教和淚而批
筆唇聲而口呼結韜移時董能獲蘇御在前席有所
目覩其可更提於今日字第二件亦屬邦禁附陳恢
蕩事未暇索意詳荅嗚呼予之所知者天徑地義所
守者大綱大倫無忤於心不求於人與言及此惟有
肝血上潮御之聞之想亦怵然原疏封還○領相蔡
濟恭書啓殿下之所持守臣之所秉執迨以觀之雖
差殊願其悌則殿下之苦心血誠何嘗有異同於其

間云云傳曰差殊異同者采不覺背汗而心寒必是
老妄中未及點檢此啓外封踏啓字封還○左相金
鍾秀入對上曰予之酬應之勞御既言之似指日昨
領相疏批而然其疏既已封還而一提學略聞之出
而問之可也鍾秀昨午五月口教至以師翰二字凶
言為教伊時備堂之親承者今亦有登筵者大臣聯
劄措紳疏尚今記為今日臣子者豈敢更發此言乎
雖小官不敢更提况大臣乎領儒入侍筵話及口教
皆出於萬不獲已殿下不忍聞臣等不敢言在外諸
臣之間此教者猶然况其時時任之相乎以僚相攻

僚相臣亦當此境界而大閑義理忠達之分何顧此
細嫌乎上曰領相疏似出於老昏之致何必如是為
言鍾秀曰二月臣與領相相逢於得中亭臣問曰數
年獨相何無一言昨冬袖劄抑何故也荅曰昨冬三
司啓語中抹下一句語實為痛寃故不得不為拔足
之詐云豈不寒心乎大抵師翰之為達即二字去言
而其所藉重之說尤極凶悖今日北面於朝廷復踵
去達之跡者亦達也其時聖教孰不感泣到今世變
層生至於達宗事嶺南萬餘人皆曰吾輩於宗室初
無忝涉云云究厥心腸直與師翰達節一串貫來嶺

人此言聞之者傳之者蓋有其人大抵壽賢興祿輩
締結者皆此類也以其萬餘人當刻內嘯聚之權又
有此變恠豈不萬萬驚慄乎上曰疏語不能一一詳
記而批荅中畧有示意者酬應難矣姑待同達說破
未晚耳鍾秀曰臣之今日一出專為嚴忠達明義理
之地聖教至使不復言今則惟有奉身而退而已既
與彼義不忍共戴寧有此肩作僚之理乎玉堂魚用
謙繼陳堅定聖志廓揮軋斷○領相蔡濟恭免冠庭
下屢下飭教始為進伏田曰見卿以上之任登達可
謂宿心始遂而從前至今為卿勞心者凡幾遭矣極

之坑坎之中置之廊廟之首予之此言實非自贊於
予責報於卿者卿之自陷罪戾者至於今番而極矣
展疏未及敷行不覺心寒骨驚未忍仔細看閱到此
地頭從前拯拔之意不免虛歸至於書啓中句語又
何事也自內封下及封踏啓之舉予意有在而伊日
在院承旨亦有目擊於捧入之時者其句語若為傳
播則卿之罪將至於何境耶卿之遭此必死而已至
於新除敷諭後書啓中壯南軒等句語卿之自來文
體如是姑屬餘事前疏後啓猶恐獲罪之不重莫非
卿之自取今日左相登筵開口第一義即聲討卿一事直

以去就爭之予雖十分開諭無奈何矣濟恭曰臣罪
臣自知之臣有死而已更何仰對乎昨年口教之後
臣於筵席奏曰此義理使之無敢復提則將恐復晦
自上持守之道臣固欽承而在下之義理不當防塞
云迷錯之見本自如是故陷此罪戾矣上曰聽劄矣
言何等明白而忽復為旣舉至使不忍聞不忍言之
言復聞於予卿之自引為死罪固當然矣予於卿為
之極濟由費心力故特予太過無難犯罪今則實無
可以極濟矣此何事也濟恭曰臣是何人老而不死
徒煩拯濟之勞既生之又生之而今又自就死地臣

身到此不死何為仍以手叩膏言言補死上曰上相
初選寧有如許光景命司謁挽而止之上曰史官附
奏之語又何為也一見批旨庶或領會而猶復曰差
殊曰異同云者人苟見之則卿雖欲得生得乎卿之
本心予豈不知而人若執而為罪案何辭可解濟恭
曰知心之教尤功感泣臣之本心豈欲犯此罪而信
筆書之莫非死期將迫之致惟願速死上曰今春左
相與卿相對於水原也以昨冬播旣事質問於卿則
卿答以為云云間來不覺駭然焉有以大官對大官
為此等言乎濟恭以手拍席而奏曰世上安有如許

道理乎今春臣與左相相對得中亭移時酬酢左相
曰袖劄中湖海山東等句語以何意用之乎臣曰湖
海拍湖西韓尹事也山東拍關東事也彼亦無更答
之語其翌日園所臨別之日左相謂臣曰小生與大
監情分則固自如而今番酬酢播入洛中則必為藉
藉幸須十分勿洩云云伊後入京李益運來問有何
酬酢而未嘗說及豈料彼之既背其約荆做臣所不
言之說至於陳聞世上天下寧有如許事乎合啓抹
去之說臣則初不記得扳足乃常漢口氣焉有兩斑
而為此說乎此一款願與彼面質矣上曰西大臣之

面質寧有如許事乎此後相對說破未晚也左相又曰嶺南人自以為吾輩於宗室初無一犯手云者萬萬驚慄御之振足之說由於昨冬所遭云矣大抵御之昨冬事豈非意外乎御何愛一尹永僖而幾陷大戾乎濟恭曰永僖之脫與不脫固無關於臣身而臣之本習不欲隨人而自屈故臣果激憤而如此矣臣若隨人低昂屈意謀身豈有陷此大戾之患乎上曰謀臣誠非矣而御之全不謀身豈非病痛手數日間更待下教登筵可也濟恭曰臣之冒登筵席只為一瞻天顏退死立豎之計豈有復登文陛之理乎下情

悲咽不知所達待城門開即當迸出俟罪矣○六月左相金鍾秀請對不許仍出城門領相蔡濟恭出城命領左相並罷職○傳曰故事凡諸臣違奏之可以出朝報者承旨扶出騰頌此所謂舉行条件也故曰舉条記注之才漸不如故而草丹啓下之式出焉其其後書送簡通於當者使改字句矣近來則所謂簡通不過是某事三數字故其所答通點綴磨琢便為一篇文字非疏啓冗語刺句屑越莫甚自今申復舊制違奏之當出舉条者一依違說例書八鋪張綴文之習一切嚴禁○兵判徐有防疏言臣與吏判李文

源為甥妹並據兩銓私義慄惕云云批甥妹自甥妹
金石自金石○命前領相蔡濟恭前左相金鍾秀叙
用○竄配人李祖源金履翼放送○傳曰以今之俗
不矯今之弊朝廷事無可為俗弊滔滔虛偽成風占
便之過至於工謀工謀之不足並與公格而毀劃昔
之大臣以弟單舉於籌堂以娣夫薦似於備局副提
調亦以從侄與弟直擬於銓長藩任予之所睹記如
此今也並與姻婭及姓同寸外之親而為嫌朝廷之
不尊未必不由於此今蕃除命意所慮必欲釐正而
後已兵判徐有防申飭行公○卜相單洪樂性落點

加卜咸暨金憲落點頤相洪樂性左相○別諭領相
洪樂性有國所重相耳將耳予先以將喻郭子儀福
將也李先弼智將也先弼用兵如神徃徃為子儀所
讓與雖令一施壁壘增先豈不誠難哉其位極而切
蓋身完而家全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者惟
子儀為然始知智謀不能掩福力也將猶然况相乎
哉卿即今之郭令公耳郭之在中書凡二十四考卿
之八中書殆二十四考又何其事事彷彿耶莫曰唐
制歲一考我朝則歲再考此所謂周之七八月夏之
五六月也予以為得來福星置之各塔數錫犀工爰

及北庶自宮中而朝廷朝廷而鄉黨州閭都在太氣
元氣中則萬戶千門三元題帖乃御領議政華誥一
道迺吉納祥之功誕委於於卿一人壽我子福我以
答隆養○摠使鄭民始疏批摠帥新命實循輿論昨
臘卿在湖南也金判府登對話舊談今不覺選燭之
屢發而語次輒及於卿欲使明義錄一部如日月之
長明用舍之際安得不留意也至於壯營提舉之難
於兼帶事前此一適未免由循守使雜漫務與訓御
摠禁通稱五營彼而兼帶此作應適亦未知其為可
○七月判府事金鍾秀疏略嗚呼殿下上奉宗廟下

有臣而乃使前古所無之凶逆三朔戴頭天地而莫
莫之問焉天下寧有是耶噫蔡濟恭之許多凶言悖
說決非今日北面於殿下者所敢開口而至於四字
凶言敢用明義錄中極口詬罵之逆舌直一辱謙還
魂而聖上似若以為容有活者之道第念此事有不
可不深憂遠慮者設令快施逆律原疏不為頒下則
不但為凶黜藉口逃體之話柄將使一隊梟獍傳受
於暗地而半國凶徒永無革面革心之路矣原本一
出而其語脉歸趣有可以一分活者則好生之天始
可而曲遂解網之仁而臣伏妄言之罪云云政院以

禁令不捧○傳曰是日何日也嗚呼神皇再造之恩
與天無極匪風下泉之思將於何寓其萬一耶象德
報切有國賦典况以小國陪臣荷被天朝寵章而為
天下名將者李忠武是已昔武寧王徐達之碑皇帝
臨書有司治其切謹敢遵倣曾令駭道斷石以俟篆
首之書下銘詩之撰示令忠武後督其後且思之忠
武之尚闕首相之贈實為欠事忠武公李舜臣加贈
領議政莫曰春秋無地可讀此義此理長在宇宙間
與日月並葆光輝是日何日也○傳曰中朝人之後
裔來留小邦其奇豈翅壁之間殊與朱音相似之比

也况承奉皇詔再奠我邦人之後裔而官至武宰者
乎行副護軍李源特陞一資知中樞除授○命壬辰
殉節人李士龍贈星牧傳曰曰李士龍事思之星州
曾聞有大明洞之補者即壬辰東援中軍施文龍之
舊墟云文用之父允濟官兵部力贊尚書石公東援
之策文用積勞行間仍作我國人宣廟授僉樞先朝
贈亞卿且受教若曰施文用之後孫勿簽賤役今豈
可不思一例収録之方乎贈叅判施文用之後裔令
道伯招見起送○八月台見大臣卿宰三司教曰台
見卿等欲諭予意而眩次輪困欲言而聲自微矣登

選諸臣亦豈無料量乎不忍言而忍言不敢提而敢
提者欲明義理正倫綱而已欲以此事問於御等矣
領相洪樂性等不能對上曰欲借御等之口闡發此
義理而必欲使予言之豈不慨然乎此事所關何等
重大而自卿以下作為奇貨者正如以祠事而為奇
貨今日朝廷得保首領者將幾希矣前領相疏語果
聞於何人而以何事為罪耶其疏中一句語即某年
大義理頭腦而以非字一句語起頭以即字一句語
結辭即字以下事關某年至重至大處以予闡揚兩
朝德美之心猶不敢一番提起而前領相敢言之前

左相之聲罪致討固當然矣然前領相之敢言蓋有
委折前領相知申時先朝御徽寧殿屏去史官獨命
知申進前御書一文字使藏于神位下褥席中其疏
中即字下一句乃金滕中語也今於告退之疏有此
將死之言獨知是事故獨言其事謂之忠肝義胆可
也前左相之不知本事聲罪致討者亦出於忠肝義
胆矣金滕中語一則止慈之天一則至孝之天此何
等德美而特以不敢言之故置之不忍提之地將不
免掩翳而不章今於前領相之疏事端既發原疏雖
命付丙而製馮之際必有見者捧納之時又有見者

畢竟傳播於來後則予之不忍於一時不忍言不能
闡揚德美此予所以不敢不言者至於董狐之筆四
字其意蓋以為日浚良史如董狐者以殿下之心為
心以臣等之心為心則固無待乎闡揚云云者是何
足為凶言乎上命出金滕中二句謄寫於小紙者上
二句下示諸大臣仍教曰予之忍為此言者要使一
世之人知前領相疏語之如右所言而前左相嚴討
之出於不知裡面而已又有一事可以面喻者今日
諸臣每因一番事端輒有一番妄度以典禮間事致
疑於不當疑之地此豈萌於心者乎御極之時例有

庭請予以三件事為固辭之端其一康王釋冕不免
先儒之譏不忍臨門受賀其二永陵追崇雖有先朝
治命而更合致慎其三王大妃殿稱號猶不敢加上
一大字於王字之上也俗見所拘下一件外皆歸於
不得舉論而此猶如此而何敢議到於典禮間事乎
觀於丙申三月初十日下教可知予本意矣○判府
事金鍾秀八對上曰自有前領相疏浚一任紛盪而
今日思得不可不一言之義然後始言之予以洗草
事陳疏只欲使此等文字不留在於此世界而予心
之憧憧者草野斷爛之書本多以訛傳訛領相疏雖

已付丙有叅見者有德寫者一傳再傳必將傳播世
之見者不知將作如何看矣然則一時之不忍言小節
也使此事流傳於後世大關係也得此機會洞諭御
等俾我兩朝之德美著明於來世且以目下紛紜言
之使兩大臣免罪亦可謂兩朝恩波之所能及也蓋前
領相獨知也故其心固出於為國孝忠其迹幾近於
羞毫謬予到今洞諭之後忍言之大臣與攻言者之
大臣俱無可罪之端鍾秀曰其句語臣亦聞之特以
不忍提之語提起聲討亦有所不忍故不敢為提起
訃只以董狐之筆四字聲討矣今承下教果有提起

之妄拆大有關於闡揚兩朝之德美尤豈敢以此聲
罪至於董狐一句乃是明義錄中語也即令頒示其
疏以決其違與非違謹有以仰復矣上命史官諭領
府事蔡濟恭封入疏本濟恭以為疏本封下時有勿
示家人之教故即以為燒火並與草木無一字留置
云云上曰日省中有之封置閣臣手自謄出徃示賓
廳可之也○九月命三品官以下疏章頭辭之用格
外措語者申禁○司宗韓宗績疏言金騰選說事政
院不捧○判府事金鍾秀疏略臣於前月筵席敢以
蔡濟恭疏本宣示後可矣其違與非違有以仰復為

對伏象宣示更未經對而擬俟早晚登對了此達案
晚始得聞宗續之疏又出矣疏語雖無路剽竊而道
路之傳皆以為濟恭之後殿億其急矣嗚呼金滕文
字出而兩朝之德義殆光聖上至孝思無憾先朝御
製日星于天而初無容我殿下之另煩一言一字則
尤為允卹於不敢語及太清之至孝精義苟非孝悌
之通神何以能盡美盡善至於斯耶雖以世變言之
已洞諭在廷則凡今北面於殿下之庭者決無自來
干犯之理故竊以為拆凶達於方萌社禍亂之無窮
亦將自今伊時矣夫豈料曾未幾何而粧出失志之

達種敢為嘗試之詐耶此專由於凶如濟恭而尚違
天誅故其腹心羽翼之素蓄無君之心者益無所顧
忌排布倡應手脚盡露實不知何樣禍機起於何時
宗社之憂思之凜然朝廷之上寂無聞聲討之舉臣
雖在野不敢不言伏乞亟命設鞫云云疏入封還○
大諫林濟遠疏言今年田事多有晚移或有未移由
畊牛之貴也農家長物以牛為本宰殺狼藉十家之
村未見一牛一牛直幾至百金宜飭諸道嚴禁宰殺
之弊定政之名色有三曰全不落種之謂初不也半
移半不移之謂內不也雖畢移而竟未食實之謂晚

移也近來執實虛實易混今年則宜飭均表俾無白
愆云云批牛事御言可謂適且令廟堂嚴飭田政事
亦令嚴飭○右相金憲劄言前監役朴胤源篤學好
禮律以繩尺前奉事金履儉才高識博勇於進修進
士沈師東徑術精深制行方嚴前叅奉金載翼沉潛
性理踐履篤實請置徑進之任傳曰大臣以人事君
况薦士乎然尋常金石之典或可援例至於此事以
一人之見直付抄送先朝受教之昭在者至為嚴截
卿言雖好有毀壞之嫌卿之此舉似出於未諳事實
原疏還送以安卿心其後省選憲復申前請上下嚴

旨至有聽人干囑之教○以海西延安白川獨歎命
洪大恟差慰諭御史下送○守禦使李文源啓戎服
侍衛不便運用亦無意義陵幸時侍衛及百官並以
軍服扈駕朱笠帖裡之制永為革罷命廣詢稟處○
十月輪對禮即李福休言兩昏朝私家設享不合於
禮請立廟上曰曠古未行之典何可輕議○備局啓
教官李在咸突入大臣家裸體跳跟斥呼時原任大
臣姓名請汰去遠配批向以無敢使酒嚴飭矣有此
犯科亦何足責放逐亦鄉○兵叅林濟遠疏略臣於
隨駕服色變通之議略有高度我國衣章不勝其繁

縛至於軍旅之事有軍服戎服兩般名色夫裁取此
市合匹之假略倣上古衣裳之制又於折風之中巧
施朱殷之彩潤袖廣簷非不鮮美梳粧鑷飾都屬浮
文以衣則不利馳騁以笠則不堪櫛沐其於實用有
百般往碍無一分便利每當郊幸雖當日往還之地
坦路陪衛之列猶不免左牽右掣甚妨周旋則脫有
緩急尤何以措其身乎此臣區區之見必以慶改為宜
者也且今日朝臣貪窳者居多一衣一笠盡力辦備
亦或有臨時借用者今若使一並捨舊從新則事以
力不逮艱辛苟且不言可知臣意則先令侍衛及後

班皆從新制至於百官之隨後及留都祇迎時服色
姑許仍舊次次行之則不出數年自可爛熳煇一云
云批向於重臣進奏未能言下即諾者特以因俗制
治之義欲聞物情之便否御言又如此許今廟堂指
一稟處○備局草記大臣將臣收義請通行運服之
制又言近來搢紳公服袖袂漸潤皂隸貼裡之袖亦
隨而廣宜從古式務從短狹且髦衣之私室白衣斑
駁無義况先朝亦嘗嚴禁白衣尤宜嚴禁云云批雖是
無於古之事苟有所益當斷然行之况此軍服之式
自昔有之又况漫行所御載於儀文者乎然笠與帖

襄既屬舊制咸興本宮亦有藏奉之本則戎服不可
祛也軍服用事置之附陳事當言於登對之時○
命金山百歲老人余善傑除同樞造給玉圈還鄉時
給馬○判府事金鍾秀袖劄畧蔡濟恭之罪惡渠疏
直犯三奈罔赦之極紫而自上付之原恕之科者即以
金滕文字渠所獨知故雖言人所不敢言而容有可
恕也然使濟恭真有為國效忠之誠則直提金滕為
言可也乃反曰尚未昭晰卞破又曰百歲之下將何
以憑信嗚呼就莫重莫嚴之地書不忍提不敢言之
事而曾所目覩者佯若忘却故作萬萬叵測之語必

欲掩翳兩朝德美聖上孝思而後已此其意將欲何
為即此一欵已可卞其為凶逆賜乞以臣劄歷詢大
臣諸臣云云命封還○十一月叅奉南正和入侍上
曰故相即我朝相臣中第一人三朝眷遇可謂罕倫
平日訃謨為國赤忠予有曠世之感逆臣有言晚節
可欠上曰予則以其晚節為尤可尚至於莊陵復位
時收議當時亦不可無此一般議論也○掌令姜鳳
瑞疏言濟州飢民捐瘠之多仍論該牧使李喆運貪
虐狀命前校理沈樂洙差按覈御史即今涉海行查
○諭濟州民人倫音略曰咨爾既羅大小民人水陸

千餘里乘危而涉險來往動以時月甚哉逝矣爾等
謂予於爾等以其逝矣而或之忽歟均吾民也何遠
何近而眷眷之心有時乎遠或加於近橘色登盤則
想爾等之辛勤栽培馬群來庭則想爾等之奔走蓄
牧每當北風颼颼雪花踴躍則慮到貢船惺惺不寐
爾知予心之眷眷否乎予聞之島之黎庶勒儉溥厖
有唐俗瞿瞿之遺風星有老人星出也燭天黃菊台
背村村扶醉倚斗望京爭獻壽眉善事官長服勞趁
令儒武吏胥各習其藝農漁工商各安其業俗可謂
善矣第其地勢疏确通計三邑多歉少穰日用契沽

專資乎貿遷予之視之非陸民比去歲萬斛之哺特
濟爾等領顛之急而逮夫春昏載陽賙賑伊時則無
非予為爾等憧憧之日而直到仲夏獲接告竣之啓
南顧憂虞為之少紓迺者臺言出而疑信多端民之
云若若恫在已茲命弘文館校理沈樂洙為御史往
哉汝覈又思之耽羅之見繡衣在十有二年之後柳
濶矣衆瘼詢咨也苦役釐革也庶獄伸理也人才搜
訪也高年宴樂也善惡彰瘡也文武試取也田政浦
政戎政馬政之勅勵邑倅鎮帥之臧否也爰命籌司
之臣僚列賚其行爾等知之予心之眷眷否乎噫一

陽肇生萬品將蘇爾等其能畢糴于倉息肩于室以
養父母為衣褐以及童稚歎來年之在在大熟舟楫
之人人利涉深有祝於爾等○傳曰憲書之呈獻民
數之來納俱係有國重事豈比於尚方御宇厨院魚
鮮掌苑果菜則彼皆提調躬進監進而雲觀京兆之
委之即官宜為釐正此後憲書與民數領事判尹請
承旨親呈事定或以示敬授拜受之意○右相金憲
請以青衣事行會諸道上曰民猶水也挽之則苦之
觀於止水之象可以反鑑况御極以來無一惠及於
民乃以加鬣與禁酒等事去年發一令今年出一禁

莫曰法非不好其為撓民一也髦衣是朝官服色其
色之尚青行之至易至於士庶人表服俾各一齊改
為則近於行不得細綿芋葛之隨節搜着青白染色
之各適其用彼寒士窮民何力辨此都下且然况外
方乎卿之所請未知得當○賓廳啓畧今日即亞歲
而明年即慈殿聖壽恰滿五旬慈宮寶壽儼齋六旬
景慕宮誕降之辰奄屆六旬伏願仰稟慈旨亟舉殿
宮進筵宴賀之禮追上景慕宮徽號以光聖孝馬抑
臣等有區區之忱囑嚅抑鬱于今十有八年矣我聖
上篤行至德豐切感烈洋溢八域卓冠百王蕩乎民

無能名煨然史不勝書以臣等管蠡之見安敢窺其
萬一而謹就朝野所覩記以陳之以言乎聖孝則根
天之行愛日之誠篤於人倫格于神天十年侍湯荷
聖諭於篤愛萬機代聽受重托於分勞殿宮養志放
諸東海而準宮園之例久為百代之則義理精微度
越漢宋誠敬篤至匹美堯舜銀印諭書先王昭其至孝
日瞻月覲國人感其孺慕遂復念王跡之肇基貞珉
永樹於北闕闡列朝之威謨寶鑑祗獻于太室法道
祖宗則書編羨墻敬祀身則禮秩籩豆世室預定而
先烈克彰奎閣新建而祖訓虔奉乃以必誠必慎之

心克舉莫重莫大之禮天既降監地亦效靈移其色
里而民不知遷樹之松檜而材不費公奉御真而贊
定省之禮設行宮而寓瞻依之思洞厲之誠純亦不
已以言乎聖學則天縱聰睿日特緝熙貫天人性命
之原接精一授受之傳聖而益聖親輯紫陽會統發
前未發遂著太極講說誘掖新進則八選而育英才
攘斥邪學則一言而牖迷俗炳治亂得失之幾而撰
定史筌禁雉殺鄙俚之文而印頒徑傳蓋以學文則
地負海涵文章則雲昭漢倬御製三集而隻字單辭
為法於萬世經綸一下而匹夫愚婦傳誦於四方以

至崇儒重道侈以碑祠禮士徠賢昭以玉帛鼓舞振
作躋一世於郁郁彬彬之域以言乎敬天則夙宵對
越嚴恭寅畏階設儀天之祀庭暨占風之竿一念而
暘道啓無滯晷刻或值災異而御膳只進穀品日月
所照褻容不設風雲之壇儀式新定以言乎恤民則
恩推若保全切如傷上辛祈穀歲必躬行元正勸農
降以綸音革內司之推刷罷宮房之折受笞杖申飭
同漢文之除肉刑字恤頽則符周王之惠孤獨勤審
理之政求生於必死開申籲之路無冤而不洗水火
漂顛皆有救助旱澇癘疫輒施蠲減賙飢則至分內

帑除役則並及徼徒減鰥採而惠覃重溟羅臘供而
息暨深峽夏雉不獵秋蟹半蠲閭里安堵公野息肩
兩枕憧憧惟在於誠小民祈永命以言乎明義理則
朔戊己之亂本正丙丁之逆業遺凶餘孽廓掃氛翳
天徑地義昭揭日星一部春秋亂賊知懼以至感再
造之恩則華陽之扁額斯煌樹百世之風則越中之
壇埤載屹美贈峻秩加於辛壬遺忠追配并侑及於
節駱諸人扶植彞教永有辭於天下後世以言乎昭
儉德則燕居所設只是書籍便服所御不用細綃茵
席則隨葵隨補衣樹則屢濯屢澣寢殿窳小法夏禹

之畢宮膳羞省約邁宋仁之燒羊罷除冗費節省徑
用以至於首髻則永革紋緞則中禁繼述之德愈光
侈靡之俗永祛以言乎靖世道則痛滌朋黨國之害
豎戚畹干政之弊登崇士類而朝著清明立賢無方
而太和保合蕩蕩平平庭衢八荒明好惡之分而民
有定志行疏通之政而世無棄物罷銓卽而抑操競
之習正士趨而嚴科場之規飭薦剡之法而側陋咸
揚申勸瘁之教而孝悌以勸切化所及匝域風動寬
仁侔乎天地英明僅乎日月徽業則每從惟輕而龍
蛇皆化世臣則必思曲保而雨露普洽未諫諍則朝

無以言獲罪任罪使則人有一藝必錄包容陶甄無
物不遂此非臣等之言卽國人之言而皇天祖宗實
鑑于茲傳曰大德必得其名為今日臣子者期回撓
謙思欲諭揚卽情文之所不能已者勉循羣情并賜
允俞批犒款明年之慶初有於我朝殿宮吉慶咸輓
於是歲呼崇禎賀奉觴上壽玉丹金寶揚羨闡徽卽
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從傍愉悅備盡飾喜伸誠之
方而慈心愴昔過加牢拒此際卿等有此舉更欲將
此齋籲以冀強回之教矣闕宮追上之儀是年是禮
小子宿昔之至願在此何對再啓至於上難於予躬

之請曾謂御等不如林放乎大抵上筵之制雖昉於
三代以浚明王哲辟莫不講行亦自有我家典章予
何敢獨自違却乎予意予已言聞予之言拂予之意
決非仁人君子之所忍為禮固緣情義以制禮特以
人所謂崇奉非吾所謂崇奉以不敢不忍為第一等
義理千載之下庶有知予之心者當制禮處制禮當
緣情處緣情恕予而體予俾予遂初志即惟曰將順
二字○賓廳再啓命承旨入侍教曰昨批意謂御等
願會於言外矣今予固非由謙挹別有所秉之義
理此所以遠引明王哲辟近取我朝故事以證是禮

之可據而其下始言予獨不可受之本意禮固緣情
者指致隆之典禮而言也義以制禮者指情雖無躬
禮無或本而言也又將當禮制當緣情兩句而結之
者予意以為莫重致隆之典禮雖不敢不以禮制情
至於下此一等事當盡吾之情而後已在闕宮則上
筵之舉不嫌其既上又上在予躬則拒此一歎少淺
莫逮未及之此心然後情與禮庶幾無缺御等以缺
不許之事備例陳請是誠何心宥啓還送送教相傳
可也○傳曰逢今日十日之會祇獻萬年之祝獲伸
愛日之誠賀宴進筵同時並行固小子中心至願大

抵情到至處儀文都屬外物予聞之事親之方莫先
於順志尊親之義莫大於述事慈教十行懇懇勤勤
以慈心為心慈教是遵予則曰近於順志謹稽先朝
故事春秋五十笑友行禘慶陳賀豎年丁卯始行上
禘受爵之禮明年甲寅如聖母丙寅先朝笑友再明
年乙卯如聖母丁卯先王甲子今於慈殿五旬慈宮
六旬一遵聖母六旬先王五旬已行之得儀而行之
予則曰合於述事來甲寅元月行禘慶之禮頒赦中
外設科取人殿宮進宴進禘闕宮上禘宗伯之臣稟
旨於再昨年乙卯乙卯之歲即予即祚之二十年也

臨殿受賀述事於先朝笑友順志於今日慈教在予
誠而願也今在廷百僚知悉○十二月禮判閏鍾顯
啓明年立春在於初四日而上辛祈穀在初三日矣
月今元日祈穀在於迎春東郊之後而宋景德中廷
臣奏啓蟄而郊乃三代彞章郊在春前即後世變禮
請以立春後行上辛祈穀之禮從之記傳明有可據
宋禮亦可倣用云云傳曰祈穀之用立春後上辛禮
書本文頗欠分明此所以歷代用辛亦各異規也予
意則神之格思在於誠敬不在於立春之先後笑友
曰天子元日祈穀先講元日之議然後始可議及於

上辛而立春之前後辛亦可。卞釋上辛眩於鄭玄之
註而釋不甚分明。則立春之前後當於何考。據乎玄
是漢人去古未遠。尚此說得依佈。如吳操之陳彭年
輩臆決之論。固不足為輕重禱祀承嘗不以啓開分
至為限。而十日必於上旬。古經既乏的證。通義綽有
明據。况諸侯之禮于社。不于郊。幽人猶於季冬祈歲
歲致。大有頌騰。慶豐在予誠敬。豈在立春先後。依時用
之。例為之可也。○命外史所在各邑無敢只以陰晴
修啓民物風俗可錄之事。一一修正。○命外史所在
各邑無所敢只以陰晴修啓民物風俗可錄之事。一

一修正。○命水原新治城役。自開春始。役領府事。祭
濟恭摠理備堂。趙心恭監董財力。以禁御兩營上番
軍。每番各減一哨。限十年取用。其停番之需。○傳曰
故處士贈執義柳馨源所撰磻溪隨錄曰。水原都護
府加廣州之一用。茅面移治於坪野。臨川因勢邑城
可築。又言築城力役當藉鄉軍停番之需。論水原形
便也。移治之謨。築城之略。身在百年之前。燭照今日
之事。合面停番等細節。亦皆鑿鑿如符契。見其書而
用其言。尚可曠感况其書未見。而其言已用在予。可
謂朝暮遇。豈闕揭厲之典。以寓興感之思。加贈吏曹

恭判兼祭酒○耆社諸臣賜宴後進箋命子孫入侍
以知事尹昉奉老康旺李命植洪良浩趙瓊宋濟魯
內外偕老具允明五世同登筵席各賜食物衣資○
館學幼生李存秀洪命周殿講居首賜第命致祭故
大憲洪履祥故頌相李天輔○傳曰曾經文衡之易
名例皆即為况崇陵外孫也迎密之閣臣也其先鄉
故文衡吳瑗方欲議謚云故內閣提學兼大提學吳
載純一禮議謚於今日內主家如未換狀令館臣奉
考侑祭之文騰來揚楮之偏就為考證宣謚日海昌
尉內外故文衡兩代祠宇遣官致祭○謚望贈頌相

洪履祥文敬吏判宋言慎榮襄贈贊成吳瑗文穆判
樞吳載純文靖左相李性源文肅贈判書具人文忠
莊贈恭贊宋侃忠剛贈吏判朴彛叙忠簡贈吏判禹
性傳忠康○文衡圖點文衡金鍾秀在外遣史官受
薦都當會圖沈煥之判恭洪良浩判書○傳曰今當文
衡圖事都堂之未及照檢有三焉點文之每人各書
一也資級倒次似以尊卑之如許而都堂之圖異於
文衡之恭坐未嘗有準點次點區別之例二也凡受
薦之圖坐先為稟啓又當措語書入而今當不為此
亦不察三也以此傳教載之政府文苑騰錄○有數

似麟見于原州鳴鳳山大如三歲牛毛灰色而鮮潤
馬頭牛尾牛目圓蹄額上有毛數三寸其中隱有角
過田野不折草不食穀背有黑文道臣啓聞其狀

甲寅

十八年正月元朝受百官賀朝官年七十士庶年八
十人並加資○慈殿聖壽恰滿五旬慈宮寶箒儼躋
六旬稱慶頒教文大提學洪良浩製進○備堂泥煨之奏請寢
洪樂信樂任加資之命傳教頒出之承旨下批之銓
堂並重勅不允○展拜顯隆園○二十一日將展拜于
景慕宮大臣請寢不許出宮之時力爭不能得遂率

百官庭請于惠慶宮達略日前園所時驚遽煎迫之
狀請畧言之以陳展拜決不可不仰挽之由出宮之
日徹夜動駕皇皇如求及抵園所早膳不御才訖版
位玉淚先迸上香之時俯伏摧咽至於失聲抑塞未
暇成禮大臣冒犯死罪左扶右將才出寢門仍詣園
上聖懷益不自抑玉體投地淚徹穹壤手撮沙土至
損爪甲此時氣度萬萬罔措連進湯劑薑茶却不御
到此地頭他不暇顧大臣至於親負或仰奉御手或
挾扶御衣冒罪扶掖僅得奉還齋所伊日事慈宮若
親鑑則慈懷悶迫豈羣情之比乎明日展拜又將有

伊日罔措之舉伏願善為開導期於亟寢云云荅曰
今方自內仰勸矣仍又請對于大殿及曉還宮○判
府事金鍾秀入對鍾秀曰臣有一言可達昨夏事差
毫謬予之聖教臣尤不勝萬萬欽仰臣今始覺悟聖
教之卓越聖學之高明莫非仁精義熟處出來到今
思之即臣執拗之致不覺自悔攻斥義理之科從茲
以往不敢更提此事矣上曰以卿達見今始覺得亦
云晚矣然則卿必作一文字以作中行之箴好矣鍾
秀曰自今以注茲事更不欲煩諸文字矣○判府事
金鍾秀啓前文衡薦人不叅圈乃是絕罕之例今若

翔開揆易薦次之規則文柄不在於薦而在於圈
文苑格例甚嚴臣所持難者此也上曰其在重文柄
之義卿言亦有所據倒薦雖無例搜次亦無例今番
勿用搜單此後亦勿倒薦事載之文苑故事○判府
事金鍾秀疏畧閔宮動駕時廷臣舉措雖由於倉卒
終未免有多少做錯而臣何敢追提索言以重攪宸
衷也惟是朝報寫出事多失實達辭中大臣親負一
句藉令真有是事尚不容拈出而誇張之况臣於朝
房適逢躬覩伊時事狀者斥而遠之聖德如天則又
安敢飾詐罔上惟意所欲乎事難追提不欲索言而

有駭聽聞宜於朝報中此一句刑去以尊國體以解
民惑云云上命取旨八侍教曰日前違奏始尋生路
又話許多人故頗以為幸今忽又為此舉可謂求說
不得况其疏中如斥而遠之聖德如天等語其為羞
辱不翅若免非不欲亟加處分而今姑涵宥者亦欲
全保之意也請負之說領府領相交口迭發領相則
至於進前執袂雖於其時迷錯之中猶此依倚記得
而疏語有若專指一大臣者然甘聽何人無根之說
而有此云云乎至於詣閣達語聞其時大臣不遑把
筆使一提學及諸閣臣替搆汲汲入徹借令大臣躬

換至欲親負之說又何近似乎飾詐乎飾詐固上何
等死罪則以依倚臆料勒搆僚相乎又况本事之不
忍追提者乎疏本封置啓板如欲推去則自外還送
更勿入稟可也○司直鄭民始疏略伏聞判府事金
鍾秀疏論向日達辭事或曰多有做錯或曰飾詐罔
上聲罪諸臣無復餘地云雖其指斥似在大臣而達
辭之草臣所構成庭請之議臣所忝聞苟以為罪臣
實為首愴惶危懼不知所措而從為相臣慨然也假
使伊日諸臣真有錯誤此實出於煎迫倉皇之致仁
人君子所當量其時而恕其情不當隨其後而強議其

得失有若越人之相視也臣等非不知闕宮展拜情
理當然而當此之時保護為重情禮為輕不得不仰
請慈宮之挽回而兩大臣之迭相請負尤可見其萬
萬同指苟有差於保護則為臣子者仰請親負道理
當然有何駭聽聞國體不可筆之於書者乎至於
庭請多少做錯之語尤有所未可知者蓋於是日羣
情轉急訖無所出乃以達辭之意相與庭籲幸賴慈
惠之德僅得回鑾諸臣莫不轉憂為歡而相臣之言
如此豈謂此事不當如是張大乎不當仰請於慈宮
乎是年是月聖上之心即慈宮之心慈宮之心即聖

上之心寬譬慰勉亦惟我慈宮以勉回聖心之意仰
請慈宮終未未見其不可又其疏有曰不欲索其意
以為不但做錯已而盛氣詆誅勒加題目或置之有
無之間或歸之是非之中天下之事固有出於常情
之外者而不料此相臣有此言云云批日前金判府
疏看之未半殊甚駭惑特垂終始之惠使承宣騰送
遼教俾開自贖之路旋聞急足推還更不掛提矣卿
乃有此自引之章非不知亦即封還而此非如是之
事當別有下教矣○傳曰此大臣曲保而全活者屢
矣日前上來登遼也以向來舉措大加咎悔訟既往

之無妄矣方來之靡他忽於翌朝別呈一疏觀其辭
意决非常情之所推彞性之所及命義下語之十分
率悖皆置之以此大臣地處忍為此不敢為之舉全
活自全活國綱自國綱金鍾秀削奪官爵放歸田里
○領相洪樂性疏卞金鍾秀疏且言臣於向日逢着
於朝房以伊時罔措之狀略有酬酢矣疏中又不無
爽實之語未知彼或不聞於臣而別有聞於他人者
耶云批予聞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之政無是非人也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每讀鄒書至此章未嘗不

三復起敬自賊而藉手其罪難賞况近於賊其君
乎御疏下語尤涉難辭朝房傳言御非其人則何
乃不言其人為自援之方乎近來三綱數矣九法
墜矣御茲云云出於人其人之苦心御須玩究於
無是非人之聖訓也○左相金履素判府事朴宗
岳右相金憲疏批不忍仁也孝為行仁之本無
將義也忠亦集義而生大抵忍近於將不知不忍
之方焉知無將之道斯義皎如執契惜乎御等之
徒為自引而為彼明其罪暴其心間初無緊及竊
為御等惑之○領相蔡濟恭疏略昨下傳教闕念

彞性之喪扶植義理之嚴霜雪鈇鉞森布十行今
而後君綱益復如天倫常永不墜地臣雖疏中被
忝之人自巳之憐小為國之幸大安得不鉅服於
處分之下乎第其多少做錯之句閃忽難測飾詐
罔上之語劄着在臣精神所溼惟在戕臣一人故
自不知其言之無倫無脊然今番此舉特其支流
之敬漫發現者耳其本源之所蓄積思之骨凜誠
不知國家稅駕於何地神將朝八地日後之憂願
安敢瞑目云云批達語之謂以飾詐卿與左相當
之無論請負與親負反復咀嚙無難書之於膈氣

稍降之餘是誠何心且予所疑亂於方寸之間者
政在其疏之上款庭請事大抵其時庭請子以為
非亦以為過卿於其義蔑顧藉而觀今疏辭宛轉
不露圭角可洗近日示人不廣之弊俗殊甚嘉歎
○負罪臣洪樂性疏畧臣罪臣自知之死期將迫
天奪其魄不能詳陳事實只以草草數語敢效自
引之義臣罪至此萬殞猶輕彼所謂朝房相逢不
知何人而臣之與彼酬酢但伊日罔措之狀而至
於斥遠云云臣未嘗承聞者臣雖昏悖空然請張
而傳之耶伏乞下臣司敗與彼對質云云批一日

再疏無已過乎對質云云尤不亦過乎然則所謂
朝房之說卿外必有別人何必使大臣對質而後
始可究覈乎如有人渠當自現况卿位居百僚之
首其所現納即頃刻間一辭今所可為何必陳章
乎○二月負罪臣金履素金憲聯疏訟前疏之草
率仍條下做錯誇張飾詐以下句語又言不欲索
言云云轉益凶險將心已露此臣等之所必討王
法之所必加云云批聲其罪與暴其心問明其是
可忍孰不可忍之願未然後從違可決而鎮日尋
章致煩酬應得無未盡於義分乎○負罪臣洪樂

性疏畧臣承批後即為嚴查窮覈而終無自現之
人迺於昨夕起送錄事於金鍾秀慶問之則以為
耳聾聽瑩云罪人既以聽瑩自服則請張之言不
出於臣口雖可知之傳說之人終不直言現納之
舉尚此稽遲願伏鈇鉞云云批朝房一款雖見於
其疏未嘗問於卿等而卿先提說於疏中於是
慰勉之意俾許自拔彼答以聽瑩云爾則在卿何
嫌乎况彼之負罪不係此一欵自有士師此非模
索臆決者○三司大憲林善誥大諫李錫夏掌令李益
恢持平姜簡尹行誥獻網洪秀晚啓賊臣金鍾秀
正言南履翼玉堂宋翼孝李相

本以戾惡之種專懷凶禍之圖恣行眚臆蔑視倫
至於今番凶疏而極矣飾詐罔上之語何為而發
也園幸時事今不忍復提而抑獨何心忍為此不
忍聞之言於時移事往之後有若乘機而逞詐乃
以庭請慈宮謂之做錯者果是何許凶賜至日不
欲索言無限包藏顯有機斥此又可忍耶噫龍蛇
可化為赤子鍾秀豈肯為殿下臣哉請為先中道
付處批依啓○左相金履素右相金憲晉命傳曰
疏語噴薄於討彼而已有何絲毫警發於臚俗活
衆之資乎罪人之為罪人由於差毫謬千真所謂

涓涓者至於懷襄此箇事理其果剖破乎大官如
此其餘將何以人其人左議政金履素右議政金
憲免相○三司啓請金鍾秀為先遠配依啓以明
配所命仍處地方○三司啓請金鍾秀為先絕島
平海郡遠處地行○傳曰前左相金履素復拜相職
女置依啓郡南海○傳曰前左相金履素復拜相職
○謁聖試士取金近淳等五人○慶科庭試取權
峻等十二人○傳曰延興直泐復出甲科理不可
誣也新及第金銑禮即單付○傳曰柳文忠之徑
倫事業煩孺所知近為築城方略遺集在案頭諱
看其書蓋知其入此際此人大闡若有所相新及

第柳相祚典籍單付文忠家遺承旨致祭○傳曰
關東徑工生条問疑義功令生試較科體者為搜
羅一方人才遵倣里選鄉舉之制也切令生鄉試
三日京試兩題取優等數人賜第而徑工生所對
御製十三經講義際茲上來適又因知時之甘而
晉接有暇潛心諦者不覺造燭之屢跋且其諸對
往往有提撕警發處信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在
朝廷政懋懋實之方豈無作興之舉橫城前恭奉
安錫任春川前主簿朴師輒最優而年俱七十惜
其難責強仕並陞授教寧郡正其次崔昌迪是已

聞是故正言遼恭之子云童蒙教官擬入徑義興
試券印給名之曰關東賓興錄○名領相及諸閣
臣及其子任賞花禁苑仍為釣漁泛舟之會○選
抄啓文臣崔光恭吳恭曹加抄○禮曹啓寧邊妙
香山西山大師休靜其徒松雲師惟政遺像所在
處賜額置之事傳曰贈表忠禪師休靜之切存社
稷豈待與人之稱誦聖祖寵渥之廻別有以仰酬
獎之盛典名播天下聲聞千載朝家記念之政何
事可靳乎錫其祠號曰酬忠令時伯揆碑舊伯書
額○神皇忌辰傳曰乃祖忠節之卓異者何異三

學士林忠愍乎日暮途遠即聖祖之教也今日已
暮矣念及神州益不禁道遠之歎何以瀉心故忠
臣贈叅判崔孝一孫宣傳官崔性烈軍寇正擬入
以寓今日一分望美之意○傳曰今日之弊莫甚
於衣章之後汰儀文之浮濫近來猶袍條帶纓靴
之飭令蓋欲取次省約而以大享時服色言之記
昔予以亞獻陪享時御宰享官多用工曹之冠濟
監之裳今則引義捧蕝官亦且耻不著馬至於祭
服則大明集禮五儀之所不載而以金冠叅冠分
用於朝服祭服者太乏意義自今大享獻官以下

上衿之紅羅青羅外冠裳並為通用朝服陪從者
仍着其官黑團領先誥者搜着官件笏之用牙用
木亦有等級而今反通用姑不指一申禁而堂下
官之朝服祭服欲執木笏者皆令從便事今禮曹
知悉○以金鍾秀荐棘啓辭傳曰明其罪暴其心
六字即抵辟與不抵辟之究竟法也近來聲討之
說非不多也殆若徒仰客口如是而謂之明其罪
可乎至於暴心一款設有可暴之端孰之腔囊本
情而鳴冤乎然則未明其罪未暴本心者將何以
輕先置辟乎為彼之計惟有致之司敗考覈情實

而身犯惡逆外勿鞠載在法典既亦不得執迹而
用律則雖謂之止此足矣此傳旨置之承旨徐美
修李勉兢榻前覆逆閔昌懾啓請還收傳曰承旨
獨啓故重臣李潭浚初有之事有難循例賜批持
平鄭晚錫正言李肇源請對以聲討奏語之不別
白命罪人決末前勿適○直提學全載瓚疏批先
御曩時之完人近世之賢輔其可忘諸仍命載瓚
陞資○命京畿監司都事中軍江華留守任歷中
軍通津金浦倅一并拿來領府事蔡洵恭領相洪
樂性請對命門黜○王大妃殿下諺教畧年前以

逆禍用律事屢次言論則朝廷不但為碎首力
爭且予誠意淺薄至有向來江郊罔措之舉自其
後予躬自貶卑於寢膳之節以冀主上之感悟自
昨冬上心有異今日有此欲釋之幾微故遣中官
遮路禁遏自也以身爭之即聞轎子騶從盡為備
送云大臣以下以幾百年世祿之臣泛於為國予
豈有生世之念御等亦何心北面乎御等知悉大
臣御宰閣臣承史奉諫教直詣閣外八重熙堂前
以司謁教曰啓稟而不許則詣閣而問問則
排闥不詳知臨御之何殿而直尋小路闌入卧内

寧有如許國體乎大臣以下免冠待罪命排闥諸
臣遠竄大臣罷職以大臣之一向守閤命削職又
付處又先州地遠竄翌日命處分姑並還收○南
所衛將差假承旨○御宰以下前啣諸臣以劄以
疏又為求對並不許○前持平姜克成持斧進伏
閤外請呈血指之書傳曰舉措狂悖此豈氣節乎
當親鞫矣王大妃殿下諺教曰忠憤之臣將欲鞫
問而朝廷無一言請挽慨然卿等救之命克成身
配府濟○傳曰重臣具庠裂指舉措有倍於姜克
成之狂悖極邊安置以配所草記傳曰其人亦自

如此用法足矣以江華府定配所○王大妃殿下
諺教仍下供上却之之教傳曰慈教之竟至頒示
亦由於誠意之未能仰格到今為釋慈心勉收慈
教之方惟在予之誠意前左相罪名分揀為司甕
都提調日供進上待明日封進左相金履素啓于
王大妃殿請進常膳不許○上幸畿諸臣隨至力
爭不能得王大妃殿下退處私第之教上乃還宮
傳曰有洞諭事姜克成外大臣以下被罪人並分
揀○命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諸人八侍上曰予方
欲還送而卿等若許歲一率見之路則當還送如

不得則于當不教諸臣以不敢奉承為對命承
旨往問於外班三品前水使李周焮以為聖躬若
以此而致損節則奉承之外無它道矣云大臣諸
臣仍討周焮之罪三司請設鞫特除周焮承旨又
擢為全羅兵使仍以已安帖之意命諸臣退去○
命申嚴禁令以裊事陳章者政院不捧門將不細
○前承旨李益運疏略十四日設禁以浚朝廷遂
窳窳矣此事有必危必亡之機臣朝奉琅函夕就
鉄錢埋之路倍願效尸諫噫畿伯沁留何為而拿
來也人臣分義湏命而已在身無罪在國非法以

非法之事勒加無罪之身私義一發不能抑制大
臣問臣何為而竄逐也炳幾先事之言歸之臆遂
以今觀之可謂臆遂乎以恩處遂以威處忠殿下
刑政可謂得中乎親兵振厲之斬闕拔柵殿下何
為而措使也闕門衛卒之露刃禁庭殿下何為而
教令也將臣騎曹之臣知不可以非義動之故乃
於蟻虱之賤私行約束其於一時濟私雖或如意
獨不念浚弊之無窮乎何況露忍之意將欲兵之
也設令無識武夫急於聞令碎一掛闥之臣則殺
一不辜之名殿下烏得免乎畿營移軍殿下何為

而過舉也步輦倉皇猝然出街一騎不從百官未
備瞻羽之美固無論矣垂堂之戒豈可忽乎每歲
一見之教殿下何為而妄發也賊臣周焯挺身出
斑右袒凶賊而承宣之除兵闢之擢殆若賞切者
然忠逆混矣刑賞紊矣殿下未能的見於此等闕
失終為危亡之兆故任已行私無復顧慮低視朝
臣惟意抑勒臣中夜繞壁心馬如燬云云命益運
竄江華府仍入三司前啓中祠事具書者焚之教
曰此後臺啓疏劄中提及此事予當問之四字不志○
傳曰排闥古人有行之者甚於是則牽袞龍之裾

斷路馬之鞅者亦或有之而皆敢為於當為之時
犯而不至於犯分係毫有未盡分則厥罪有常刑
是以安危係於呼吸往往效古人已為之事事已
是請死罪是誠人臣之義向來事犯分乎盡分乎
伊後闕門之擱入府門之跳出持末節也觀於所
謂最初排闥之時闕門不開求對亦不三拜忽地
無嚴固測之事使人心目俱駭強名之排闥其實
非排闥而可道者有辱朝廷顛綱壞紀一任破碎
不思所以料理整頓之方乎以時相在閣院堂臺
之先者宜伏其辜左相金履素遠竄長城○五月

以幼學柳珪上言請其傍祖夢寅伸雪事收議大
臣傳曰大抵柳夢寅之事蹟與僊蒲之婦孺傳之
人臣之辨大節也從容就義勝似慷慨殺身夢寅
事豈不誠歎哉其拍舟之倡莫云下里鄙辭南麓
之詠誠為千古絕調其音如怨如訴其義如興如
比見者掩卷聽者墮淚在昏朝也守正而屏跡自
甘倫廢及夫改玉日月光華大明中天而乃能矢
心不渝不幸與竒自獻同時被誣而恕不加罪因
他伏辜而竟歸勿論之科有非所以處吉再金時
習諸人之聖旨也丹書鉄案尚在王府今於博詢

雖有甲乙之論事苟當為何待忝差之爛熳故吏
忝柳夢寅伸雪事特為施行○念一齋居倫音是
月是日又當是歲呼隕欲絕之中惟有皇皇如求
之思何忍以言語文字蕪為絲綸播脩中外乎然
而有制情抑寃不忍不言者帝王之孝必以揚徽
闡美為報亦追遠之大節金泥玉牒豈裨徽美煌
煌宏謨政急闡揚湯有弗弗之德舜有莫禦之量
歷稽千古只有此二聖人而已若是舍己虛禁之
難也嗚呼欲言則穹壤茫茫欲不言則覲德者為
誰尚記申申之諭况若隔晨若曰我有過無過人

皆仰之彰余之過由予容之訐直之言於我有特
書殿壁洞開不諱之門範圍之大天地莫量廷臣
之欲以容直於羅莽一事贊揚之者特一蠹之測
耳嗚呼忍言庚申之際乎播紳章甫投匭公車而
不惟不罪無一人不承優批有白于違者曰人臣
之義當以徐志脩之求質面陳為正乃責諭以田
錫之焚藁非矣周昌之抗對難矣最後一說雖甚
妄酸余亦不加之罪違臣惶汗而退記之家乘旋
降求言之旨俾許盡言竭論嗚呼盛矣予小子敢
不銘肝書紳以親心為心乎再昨年念二洞諭也

聞有所謂未徹之疏而予蒞揮追述之義惟未暇
於其詳以待是年是月一番剖示所謂未徹之疏
公乎私乎公而齋憤乎私而挾憾乎此而涉一私
字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敢欲蟬棘於太清乃爾大
凡不忍言至精至微之義不敢言莫重莫嚴之事
互作渠輩扶雜之櫛柄無難迭發於涯角此日此
論豈得而已不已也齋宵明發坐待享時之過呼
燭和淚瀉此血腔倘使此論有以仰助於闡揚之
萬一予小子庶有歸拜之顏豈比來春顯丹煖蹄
之儀文也哉○右相李秉模初違極言近日過中

之舉命罷職○六月傳曰飾慶之道推恩為大恩
莫過於霈典今日即月初又當歲抄雜犯諸罪當
咸宥長城府遠竄罪人金履素特故明罪罪暴其
心即罪彼知彼之一拳肺石不待本事之自暴疏
舉前一日遂奏可作證案執其迹而用加倍之律
欲以有今日處分也南海縣安置罪人金鍾秀特
為放還鄉里前右議政李秉模亦為叙用○傳曰
逢此慶辰之月飾慶之政宜先於數恩恩乎云者
豈謂德我感我予聞曾聖之訓一樹之栽培以時
猶以為孝况生人之倫乎且况世臣乎枳者蘇塞

者通竄者宥當之者且置之當之者子弟之心安
得不攢手頌恩樂此慶辰乎此所以宵枕耿耿未
明求衣冒雨而臨殿揮汗而疏決者也孟子曰富
貴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其慰悅
八方兆庶之情曷若一分仰寬慈心之為浹洽予
心者乎隣漢之自干不但公法之所難逃即亦私
門之所斲腕有一隣漢何關於奉朝賀與洪龍漢
乎且以近世已例言之李師命之以兵判伏法也
其弟故相李瀾命無碍行公於官職聖祖之處於
世家尚如此是家何家豈特師命之於瀾命比哉

前承旨洪駿漢洪龍漢陞授同敷寧○傳曰前左
相金履素前右相李秉模復拜相職○省啓請行
慈宮誕辰進酌禮傳曰此時慈心不可違拂誕辰
賀儀以進表裏舉行○都正時命吏判閔鍾顯補
慶源府使又命即其地投竄旋命叅酌○七月行
祈雨祭○日旱求言○判府事蔡濟恭啓高城三
日浦則關東之第一勝區而近間無賴輩圖得京
師關文欲決浦作水田先伐浦邊長松云請嚴查
無賴者重從關文成給之官負及地方官重勘查
實敷寧府閔文成給之堂上李敏輔刺職叅奉元

有朋該碎金復根定配○因大諫林濟遠疏命華
城城役涼生間姑停○執義李遇濟疏言以言乎
朝象則政注之際惟規上憲岩廊之謨專係仰成
及耄老相徒備昂席而未免素餐之嫌病脚左揆
未陳劄牘而先違專對之任中書為養病之所庶
務有積滯之歎漢相問牛尚矣無論宋臣薄風寧
不有譏云云批爾疏凌藉兩相極意詆侮抑何故
也既之指摘全沒禮待歷數中書座目躋位元輔
則年多及耄有脚病肩輿赴公明有故事○副備
撰李錫夏疏略噫彼金鍾秀千罪萬惡莫非人所

不忍言不忍聽不敢為之事也舉兵之适夢詬罵
之鏡雲人猶有聲罪形言而至於鍾秀人不忍聲
罪而形言其黨與部曲滋蔓根據而尤為醜惡者
沈湎之金履成是也煨之凶悖之論倡和如于喁
又衡之薦傳受若依鉢向來藥院之會極意斲脗
一邊顧瞻履成發迹於賊窩向來一疏陽盜攻作
之名陰飾扶護之計如此之流乍之遠之亦足為
消弭之一助噫不急之費昔人所惜無前之舉有
司所慎噫彼搃營之後何事之急而若是其張皇
也包絡名園橫連巨室潦垣峻甍直接翠微蓬萊

宮闕實對南山則蘇歷正脉平瞰禁籞得無未安
此重臣自來徐密非曰不足而當此悶旱之時華
城城役猶且中止斧鉞不息土木方張古所謂澤
門之督實興我役不幸近之以細節言之卿宰士
夫之家多被壓臨終南一帶屋價頓低是亦不可
以已乎臣謂責諭該營俾即停輟宜矣政柄之偏
重其來久矣古所謂停望者必以停望二字付標
政案今也瞬目相通附耳相語或坐一疏一言而
枳塞之歲翻五六終不疏釋此習不破國體不尊
人心靡定又言雄邑郵吏各色貢主宰相叅半列

歷市肆年余考其時買士夫居多云云批南海宥
還人事何必若是沈漫之事忽地下石言皆不觀
金履成事取其疏之稍異於俗而擢用之搃營役
事平瞰禁籞云云何若是容易言之縱有一亭之
締構亦何把持乃甬銓曹停望事間甚駭然今廟
堂察飭○閣臣入侍上曰近日齋居中閱故提學
吳醇庵私稿大體諸作沈深重厚少時詩文往往
有絕等處如少年閣臣輩效其氣未意匠必當望
洋而却走矣我國典文衡蓋知其無於中而不可
獵得矣大抵故提學善韜晦文章淺深知之者鮮

不可不速付剗剗俾行於世矣○司直鄭民始疏
略李錫夏疏以搃廳射亭事張皇為說而其中三
四句語危險令人體栗心悸蓋本廳亦備設營門
而初無射亭每射會輒借他營營屬舉額設置適
有守禦廳舊射亭之為私家而斥賣者故備估物
力取以為射會之地即挹白堂舊址則是地之設
置家舍已數百年中間守禦廳之設營也建射亭
於此繞以墻垣定其徑界及其出鎮于廣州也賣
與私家今臣所措置不過即其舊址而修築之前
此未聞有云云之說而獨於今日以直犯斷壁平

噉等語忽然倡之勃加勅諭抑何故也地與人遭
亦有幸不幸而然歟云云批人言當付一笑○正
言申龜朝疏畧褒忠獎節疏究釋鬱為弭災之一
大政凡在瞻聆孰不欽誦而獨姜克成一人在
竄配中克成當日之舉忘生於倉卒之際沫血於
危急之時論其舉措雖涉狂妄考其衷亦可獎而
不可罪也宜賜宥還儒臣李錫夏之疏言實浮薄
事多駭妄難以沈煖之金履成事言之条件各異
脉絡顯殊而急於網打強掃一套令人不滿一笑
至於總管役事為說何如是慘刻也直犯平噉等

說殆有甚於王德用乾岡之譏不意聖朝有此齷
齷之言也停望一事銓衡家衮鉞專在政注今渠
所云云有何揆雜而目渠一言而廢之則亦豈嚴
提防靖世道之意哉况其郎貢列屢等說言之實
醜渠以為宰相士夫叅半居多未知何許鄙夫為
此陋習而此不過輕佻狠愎專事甚問而為此言
此等人物不可置之徑帷宜施刊改批今番應旨
自大官論列多有不稱停者特以求言之時一例
付之含垢疏之體段亦甚駭眼爾亦可謂含垢中
一人○八月右相李秉模劄請姜克成特宥許之

○左承旨全履成疏略臣與李錫夏天阻南北風氣有間雖惡言不足怒也然世之特臣者至以為陽抑陰扶則臣將得罪於半世而又有反是謂以陰抑陽扶則申龜朝是耳於是乎得罪舉世矣錫夏所謂條件之異段落之殊亦是藏頭匿尾之言臣不欲索言云云批卿猶不識懲羹之戒乃發風氣南北扶抑陰陽等語既涉邦禁且莫曉義特違見職視彼金人○司直沈復之疏斥李錫夏疏例批○朴奎溥特除承旨吏判金載瓚疏請還叔命奎溥外補永平縣令○藝提具庠疏批卿之嗜徑

籍喜文章深契於胄筵扶丹之列者三十年矣卿已老白首有時對卿甚愧漢帝償博之諭及閣政筒便見卿名果然公議之不可誣始叨是任在卿何太晚矣○弘提金載瓚疏批卿之文體不似近日少年閣僚之補云能文諸人以是惟予與李晚秀可之者意在編文弊為世教也○三司啓祠事傳啓後今假承旨奉置接對廳勿為捧八其餘臺啓並賜例批三司諸臣不為承批請對並特適其職○命今年朝官士庶加資人輯成冊子名曰人瑞錄○諭諸道道臣綸音今朝即予誕彌之辰也

仰而祝慶俯而祈永是年是日惓惓於為生民懷
保之為愈切何者諸路穡事七月旱八月風勃然
者靡然近海門數十里地水之所蕩盪禾稼綿絮
皆為鹹鹺望浦之民情不待收穫庶能領略擬待
道臣之分等狀聞將有以措處近聞諸道臣以明
年之異於他年不敢議到於贖賑云明年即朝家
千一之慶會也凡所以與吾民同其樂者願何如
也使彼百萬生靈不飢不寒田頌伊時欣欣相悅
於遠通然後可以有說於親心為心邦本為本之
至意也天保九如之詩古人所以頌祝君父者而

必曰群黎百姓偏為爾德鄒聖之責難其君亦必
曰衆樂樂今之人之引君當道何如是一切相反
耶若使彼說得行焉用方伯守宰為哉咸須諦恣
詳加聽察於民情緩急冬而計口抄飢春而發倉
賑乏其各準式而還穀身布之不得不俾退者不
得不代捧者分等馳聞願令當賑處民人知此功
勿抱携之中以待贖賑民之不飢是予之飽民之
不寒是予之煖舍哺鼓腹同我太平是謂上瑞朝
將承安於殿宮整衣待曙先數十行於御等○謁
明陵○以春川幼學柳榮道上言傳曰風雨蕭蕭

拂釣磯空使夷齊餓采薇故處士金時習題渭川
垂釣圖詩也大抵臣之忠女之貞一也君雖無禮
臣不可以不忠夫雖不良女不可以不貞故屈原
以楚懷為君而方其行吟澤畔哀怨悲號也皆以
夫婦比兄此乃故叅判柳夢寅老婦詞深得離騷
遺意而與時習之詩為伯中可使若臣若女懷二
心者顏荻驛也向於仲雪判語拈出時習一人者
蓋有以也夢寅嘗佐銓衡而躋文苑矣和先同塵
何官不做而乃及異函論脫徒名利自放於山顛
水涯與韻釋悟僧記臘結夏此時習之傲世逃俗

永矢不歸之清狂本色尚論之士其可以時之雪
雪嶽夢寅之昏骨差殊觀耶時習夢寅彼二人之
所慕者夷齊也一生一死之不同特迹耳時耳腔
子裏從容取義之赤血丹忱百載相照朝家之已
朝家之已施於時習者可不施於夢寅耶且予微
其稿之騰行於世者詩文幾篇大半是離騷壹鬱
不平之鳴掩卷興感欲施加等獎異之典者久矣
又聞其子淪與其父同死其侄潔不仕昏朝脫帽
逃入北關云亦可謂是子是侄故叅判柳夢寅以
贈正卿賜以美謚其子淪復官其侄潔亦贈堂上

三品職勿論度支勲府凡係沒人之職獲詐即出給
傍派中定嗣孫奉其香火○十月同禁金履素成
疏略臣疇命多釁事會不幸分州恩資反為舉世
嗤點之資榮先之典亦不敢受只願溘然速化與
世間是非同歸塵土然後上訴天帝受命純粹復
生此世事我殿下以贖此生不忠之罪然此生已
然那期後生之如願哉臣請有一言殿下之駕馭
朝廷自大僚以下不少假借者蓋有懲於前日濫
恣而時措之義也彼不識者曰殿下莫予違也其
甚者以承奉二字打成義理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彼果篤信如堯民之信堯乎噫此病世之言也
此言一出世作奇談父子相戒拍口為穿婦寺之
忠不患無臣謗諤之風未聞有人况情勢者一身
之私義而雖言涉倫理事關累一疏承批便作
江漢之濯東帶揚揚不復知世間有著耻事云云
例批○院啓錫齡金金履成之疏隱晦閃忽懸金
圈而自謂不為榮先至若前生後生之說堯民信
堯之言無非用意箴美有難測度請屏商府啓執
詩東請金履成屏高批前生後生云云可謂履成
之言也故出此言此所以取其所長也然妄陳不

不徑之談罷職兩司俱發大幸臺體爾等推考○
運穀耽羅以徐榮輔為慰諭使下送康津○文川
郡守尹寅基辭陞上曰此人貌雖不揚天資近道
古所謂衣弊渥不耻此人可能之其批啓也始則
文不成樣末乃刻意讀書至於墳典無不成誦人
固不可以貌取文川雖弊邑可以任之也○十一
月下諭華城城役董工諸臣綸音○御將李漢豐
奏李提督贈劔琴氏事載於武藝通志而琴氏子
孫有上來者李熙章可合收用云云上曰提督血
孫琴氏所出豈不奇異別為付料著意勸獎○以

李益運為嶺南尤甚二十四郡慰諭使洪大恊為
湖西慰諭使○傳曰領相之司馬回榜關東池日
輝之武科回榜猶以稀貴况文科出身之明年回
榜乎今則三榜回榜俱滿尤豈不稀貴乎觀此完
伯狀啓咸平知事李弘稷以曾任亞將之人年今
九十而明年為回榜云為先令該道優給食物米
肉衣資綿紬○以歛歲停貢柑柑製以黃大口代
須○禁匣燔等奇巧之器四○大諫朴基正疏言
延曙地方即京兆禁標之內而明陵外大策切近
之處四百年來無一世族墳山申大謙乃敢移寔

其親該營據法禁斷則多茲無賴互相爭鬪此實
未有之度恆宜拿問重勘命畿營摘奸令該府捧
招火策一欵落空以京兆標內犯葬而先有金持
默置標持默投畀大謙遠竄尋目內醫康命吉之
借名置標非持默之罪持默削默○十二月傳曰
領相之司馬同年權挺又生於湖西稀貴稀貴為
先優給食物衣資特加一資仍付金樞○宿廳率
二品以上啓請上尊豨云云批昨午則猶以國朝
已行之禮請之而批荅也選教也吞聲而諭和淚
而書以示決不欲受之本意矣今見啓語反以昨

年批與諭為揄揚之端云此何說也都緣誠之莫
孚於卿等此非辭教固拒之事更當明諭於登筵
時矣○宿廳啓請行殿宮宴賀上豨之禮於明年
批來春之並舉上豨宴賀等節予與卿等所以得
諾於殿宮之如是固拒即民事也先朝癸亥四道
設賑而嘗勉許宴禮其後癸巳亦值四道設賑而
又行宴禮仁元聖后丁卯周甲之歲四道設賑而
稱慶如儀援此故事鎮日力請更將群情當八奏
矣○幸景慕宮命會文蔭武時任前御傳曰今日
詢問之舉非文字頒示昨冬賓啓後今日至日請

對時有違教更將今違下教傳于八庭百官收議以啓口傳教曰明年何年歲除不遠如逢明年予心當如何予之情事有不忍言亦不忍不言前後違教大意即莫重典禮則以義制禮不敢議到下此一等可以盡予之誠故顯丹之既上又上為一分揄揚之道而至於今日諸臣之所請必欲固拒以寓靡逮莫及之痛斷斷此心非出為謙聞此教而不為將順其可曰有臣分乎有人心乎若以闕於寡躬之事強聒不止則莫重殿宮之議豈亦將不得酬應矣以此特諭者蓋欲聞將順之言上自

大臣以至庶僚各令獻議諸臣獻議訖上曰予意已定諸臣若將順則闕宮上豈明日議定不然則無論一旬一月一年將順前不可回鑿矣翌日諸臣始傳請○賓廳啓請殿宮稱慶批連日力請幸得勉循而進宴與上豈之難以並舉不但軫念民事事屬張大不得許之為教到今順志道莫若先舉上豈之禮待明年秋成更請宴禮允合情禮殿宮上豈以來月擇日來月二十二日展拜景慕宮日慈殿慈宮亦當詣宮中宮殿行禮節亦為磨鍊明年何年惟予一分寓慕伸誠之方在此恭以

國朝典禮亦有可據之例來春幸陪慈宮行展省
之禮今整理堂上知悉○議定慕宮尊號曰隆範
熙切開運彰休曰上教改以章輪隆範基命彰休
王大妃殿尊號曰綏敬惠敬宮尊號曰徽穆○先
是以議難時不可無文衡金鍾秀罪名蕩滌還付
西樞仍行文衡會圈左相金履素蓬中爭執不許
玉堂任希存李羲甲聯劄請寢命還給鍾秀十九
違名命城門留鑰知八去就鍾秀疏略臣本狂朴
麋率始焉觸處多罣終至舉世作仇半生缺畝分
甘稿廢何幸遭逢聖明感激殊遇安欲尊聖德於

三古明義理於千秋炳然寸丹九死靡晦而身處
進退之間只願還尋本分者惟恐蹈不測之禍以
傷聖明知遇之明及至春初之事孽由已作百身
難贖而恩綸一下迹外求心致此死中求生云云
又於附奏請準致仕之請浚行會圈之事許之○
文衡圈點徐有臣絡沈浚之徐昂脩金載瓚○傳
曰粵在春邸始識此大臣於胄筮時講尚書漢記
一二討論蓋有點契於心者御極之初首先拔擢
周歲中起至大司馬肅肅鈇鉞煌煌黼黻賁我龍
圖遂至於金甌之下而眷毗也禮遇也即簪紳中

一人耳然此特迹耳予所取者其心觀乎短而知其長謗則起而名益彰穿石之交加而惟予在滄浪之自取而亦惟在前後為此大臣地自謂積商量費詳度春初事端以後旁伺者多堪供一笑今我猶古我今卿猶古卿此際乞嚴之請漫申十數年來血懇歷數平生之遭逢願得餘年之全保其志若其言切雖以予必不欲舍之心難奪其有退無進之志則無寧全其名而成其美俾臣主俱榮明日何日昨歲此日賦寄梅花詩一篇庸識葆晚之義此大臣此時此請若不偶然行判中樞府事

金鍾秀特許懸車之請臨殿宣麻以送其行○傳曰若非故重臣之殫誠盡力何以拔茅連茹乎故判書李潭子初仕擬入○傳曰胄筮資益之功亞於朴諭善諸人每不禁伊人之思蓋其所抱尤工於朱書疇首講是書也與之討論動輒竟晷而其墨墨點評尚留案頭有時摩娑如見其人年前徵稿亦欲淘汰印給此豈足為厚報乎故賓客趙明昂子德潤校理除授○故右相鄭弘溥改謚忠憲○次對吏判李致中奏令番臺通中李安默而坐關係不少只信僚堂之言遽擬清漢臣則待罪而

原望筒勿施何如上曰何故也致中曰年前泮中
鳴鼓事也都承旨徐邁修曰言端既出矣今番臺
臺諫特除數三人所犯俱深重矣上曰卿何出此
言卿則適差備堂李秉昂曰臣待罪銓任也按李
謙彬於諫長望吳翼煥即一夏賊也尹永僖驥頭
之影子也李晴星漢之窩窟也李安默事吏判之
言是矣上曰此出自柳星漢李秉昂曰本自星漢
事出來而安默之弟肆然鳴鼓於閔致福諸人凶
論則實是安默之所主張矣上曰吳翼煥疏中句
語雖似閃忽回互必有所聞處予若行而為法動

而為則粹然友字則寧有是說字謙彬事到今不
必提說李晴事尤是黜昧李安默事未詳其委折
而豈可以弟之故並只其兄乎其後更議韓晚裕
於筵席以安默臺擬事引尋○副修撰韓先植疏
略昨日文衡曰上教有往復之語而臣之愚見已
悉於原疏文衡自當嶺會臣以末學謏見何敢與
議於莫重文字拍摘瑕類補苴罅漏萬萬非職分
之所宜出第伏念文家述作之法命脉精神之所
湊會處一或脫漏則必也全篇改撰別立樞軸然
後方可以渾然圓云云批爾雖職在論思其敢以

分義道理之外容易觀德乎苟有全篇改撰之意
則初疏當明言而疏語極似吞棗至今文往復指
意國體之不尊非不知也以為所重之意必欲公
私俱便為此苟艱之舉忽請全篇改撰初疏所請
之可東可西爾亦自此何等莫大莫嚴之文字而
公然起疑於不當疑處重然復言頗無嚴畏難慎
底意思如爾者置之論思之列徒積國事為先施
以刊名以為不識事體之戒○大學徐有臣引義
不膺命製述官以大臣曾徑文汪人改付標李右相
鼎

